





志卷第一百三十二

宋史二百七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 樞密院 國書省 御史中丞 御史大夫 領經筵事 都總裁 臧 臧 臧 臧 等奉

勅修

食貨下一

會計

宋貨財之制多因於唐自天寶以後天下多事戶口凋耗租稅日削法既變而用不給故興利者進而征歛名額繁矣方鎮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贍其上供殊鮮五代疆境偏蹙藩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院其屬三司者補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亦私有焉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務恢遠畧修建法程示之以漸建隆



計字三百一十八  
中牧守來朝猶不貢奉以助軍實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時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為精密諸州通判官到任皆須躬閱帳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姦主庫吏三年一易市征地課鹽麴之類通判官兵馬都監縣令等並親臨之見月籍供三司秩滿較其殿最欺隱者寘於法募告者賞錢三十萬而小民求財報怨訴訟煩擾未幾除募告之禁先是茶鹽權酷課額少者募豪民主之民多增額求利歲

荒儉商旅不行至虧常課乃籍其貲產以償太宗始詔以開寶八年為額既又慮其未均乃遣使分詣諸州同長吏裁定凡左藏及諸庫受納諸州上供均輸金銀絲帛暨他物令監臨官謹視之欺而多取主稱藏吏皆斬監臨官亦重寘其罪罷三司大將及軍將主諸州權課命使臣分掌掌務官吏虧課當罰長吏以下分等連坐雍熙二年令三司勾院糾本部陷失官錢及百千賞以十之一至五千貫者遷其職淳化元年詔曰周設司會之職以一歲為準漢制上計之法以三年為期所以詳知國用之盈虛大行群吏之



計字四百个  
五伯全刊  
誅賞斯乃舊典其可廢乎三司自今每歲具見管金  
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四年改三司爲總計司左右  
大計分掌十道財賦令京東西南北各以五十州爲  
率每州軍歲計金銀錢繒帛芻粟等費逐路關報總  
計司總計司置簿左右計使通計置裁給餘州亦如  
之未幾復爲三部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  
用悉出三司故其費浸多太宗孜孜庶務或親爲裁  
決有司嘗言油衣布幕損破者數萬段帝令煮之染  
以雜色制旗幟數千調退材給密務爲薪俾擇其可  
用者造什物數千事其愛民惜費類此真宗嗣位詔

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充歲月勿增賦歛以困黎元  
是時條禁愈密較課以租額前界週年相參景德初  
權務連歲增羨三司即取多收者爲額帝慮或致措  
克詔凡增額比奏上封者言諸路歲課增羨知州通  
判皆書曆爲課最有虧者則無罰乃令諸路茶鹽酒  
稅及諸場務自今總一歲之課合爲一以額較之有  
虧則計分數知州通判減監官一等科罰州司典史  
減尊典一等論大臣及武臣知州軍者止罰通判以  
下至道末天下總入緡錢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  
八百三歲一親祀郊丘計緡錢常五百餘萬大半以



詩字四百个  
王伯全刊  
金銀綾綺絕絀平共直給之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  
多餘以移用頗減其數而天下總入一萬五千八十  
五萬一百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而  
贏數不預焉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餘萬祀  
汾陰上寶冊又增二十萬丁謂為三司使著景德會  
計錄以獻林特領使亦繼為之凡舉大禮有司皆籍  
當時所費以聞必優詔獎之初吳蜀江南荆湖南粵  
皆號富強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  
簡易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  
老之徒未甚熾外無金縢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

而巧偽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  
歲增兵籍益廣吏負益衆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  
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  
仁宗承之經費寢廣天聖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歲  
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書一出齋  
醮慶費甚衆京城之內一夕數處至是始大裁損京  
師營造多內侍傳旨呼索費無藝極帝與太后知其  
弊詔自今營造所須先下三司度功費然後給又減  
內外宮觀清衛卒及工匠分隸諸軍八作司舊殿直  
已上雖幼未任朝謁遇乾元長寧節皆賜服至是亦



罷給故事上尊號謚號隨冊寶物並用黃金帝曰先  
 帝太后用黃金若朕所御止用塗金時洞真宮壽寧  
 觀相繼災宰相張知白請罷不急營造以答天戒及  
 滑州塞決河御史知雜王巖復以為言既而玉清昭  
 應宮災遂詔論中外不復繕修自是道家之奉有節  
 土木之費省矣帝天資恭儉尤務約己以先天下有  
 司言利者多損不取聞民之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  
 所愛貢獻珍異故事有者或罷之山林川澤陂池之  
 利又與民共者屢勅有司毋輒禁止至於州縣征取  
 苛細蠲減蓋不可勝數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

出縣官之費益廣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臣嘗治畿  
 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取足郊祀慶  
 賞乃出自內府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石以一歲  
 之入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  
 所蓄聚不盈數載天下又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  
 在民儻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  
 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  
 及近歲賜予日費之數裁為中制無名者一切罷之  
 乃令入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裁定有司不預  
 焉議者或欲損吏兵奉賜帝謂祿廩皆有定制毋遽



字四百个  
變更以挫人心尹洙在陝西請爲鬻爵之法亦不果  
行其後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內出詔書減皇后至  
宗室婦郊祠半賜著爲式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  
賜物皆減半宗室外命婦回賜權罷於是皇后嬪御  
各上奉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已上亦納公使  
錢之半荆王元儼盡納公使錢詔給其半後以元儼  
叔父全給如故帝亦命罷左藏庫月進錢一千二百  
緡公卿近臣以次減郊祠所賜銀絹舊四千三千者  
損一千千損三百三百損百百損二十皆著爲式三  
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及用兵

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開寶元元年未用兵三  
路出入錢帛糧草陝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二  
千一百五十一萬河北入二千一十四萬出一千八  
百二十三萬河東入一千三十八萬出八百五十九  
萬用兵後陝西入三千三百九十萬出三千三百六  
十三萬蓋視河東北尤劇以兵屯陝西特多故也又  
計京師出入金帛寶元元年入一千九百五十萬出  
二千一百八十五萬是歲郊祠故出入之數視常歲  
爲多慶曆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九萬出二千六百  
一十七萬而竒數皆不預焉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已



司字四百个  
殿兵屈意撫納歲賜繒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邊  
割地復增歲遺至五十萬自是歲費彌有所加西兵  
既罷而調用無所減乃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司趣  
議裁節稍徙戍兵還內地命三司戶部副使包拯行  
河北與邊臣轉運司議罷省冗官汰軍士之不任役  
者詔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較近歲天下財賦出  
入之數相叅耗登皇祐元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  
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無餘堯臣等爲書七  
卷上之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爲定式初真宗時內  
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負受祿者九千七百八

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負歲增至  
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負受祿者萬五千四  
百四十三祿廩奉賜從而增廣又景德中祀南郊內  
外賞資金帛緡錢總六百一萬至是饗明堂增至一  
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至和中諫官范鎮上  
疏曰陛下每遇水旱之災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責而  
吏不稱職陛下憂勤于上人民愁嘆于下今歲無麥  
朝廷爲放稅免役及發倉廩貸存恤之恩不爲不  
至然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  
少寬其力役輕其租賦歲大熟民不得終歲之飽及



有小歛雖加重放已不及事此無他重歛之政在前也國家自陝西用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歛率不可勝計又言古者家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然自天聖以來帝以經費為慮屢命官置稅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卒

無所建明治平中兵數少損隸籍者猶百十六萬二千宗室吏負視皇祐無慮增十之三英宗以勤儉自飭然享國日淺於經紀法度所未暇焉治平二年內外入一億一千六百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出一億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是歲諸路積一億六千二十九萬二千九十三而京師不預焉神宗嗣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曆二年數比今支費不同者開析以聞後數日先登對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大奢



許字四百个  
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陛下  
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  
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帝遂罷裁減  
局但下三司共析王安石執政議置三司條例司講  
脩錢穀之法帝因論措置之宜言今財賦非不多但  
用不節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千者  
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緡聞  
太宗時官人惟繫皂紬襜元德皇后嘗用金線緣襜  
太宗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奉料以問獻穆再三始  
言初僅得五貫爾異時中官月有止七百錢者時天

下承平帝方經畧四夷故每以財用不給為憂日與  
大臣講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  
宜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有司請造  
龍圖天章閣覆闌檻青檀四百九十帝謂禁中諸殿  
闌檻率故弊不必覆也既而并延福宮覆檻檀罷之  
後呂嘉問復建議省儀鸞司供禁中絳帛是歲詔內  
外勿給土木工作非兩官倉廩武庫皆罷省三年儀  
鸞司闕檀三千三司請命河東製之帝曰牛羊司積  
毛數萬斤皆同糞壤三司不取於此而欲動遠民乎  
全州歲貢班竹簾簡州歲貢綿紬安州市紅花萬斤



計字四百个  
梓州市碌二千斤帝皆以道遠擾民亟命停罷制置  
司言諸路科置上供羊民費錢幾倍而河北權場博  
買契丹羊歲數萬路遠抵京皆瘦惡耗死公私費錢  
四十餘萬緡詔著作佐郎程博文訪利害博文募民  
有保任者以產爲抵官預給錢約期限口數斤重以  
輸民多樂從歲計充足凡供御膳及祀祭與泛用者  
皆別其牢棧以三千爲額所裁省冗費十之四其後  
又用呂嘉問劉永淵之言治竈藏冰以省工費帝嘗  
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  
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

而已帝又以倉吏給軍食多侵盜詔足其槩量嚴立  
諸倉丐取法中書因請增諸倉主典役人祿至一萬  
八千九百緡且盡增選人之祿均其多寡令祿增至  
十五千司理至簿尉防團軍監推判官增至十二千  
其後又增中書審官東西三班院樞密院三司吏部  
流內銓南曹開封府吏祿受財者以倉法論安石蓋  
欲盡祿天下之吏帝以役法未就緩其議三司上新  
增吏祿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  
諸州六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緡時主新法者皆謂吏  
祿旣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



寡賦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善初陝西用兵凡費緡錢七百餘萬帝以問王安石安石曰楚建中考沈起簿書計一道半歲費錢銀紬絹千二百萬貫匹兩帝因欲知陝西歲用錢穀金帛及增虧凡數乃詔薛向條上王安石以爲擾力請罷之止詔三司帳司會計熙寧六年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韓絳既相建言三司總天下財賦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

爲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爲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其後一州一路會計式成上之餘未就緒未幾遂罷元豐官制旣行三司所掌職務散於六曹諸寺監元祐初司馬光言今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焉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宜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分職而治舊三司所掌錢穀財用事有散於五曹及諸寺監者並歸戶部遂詔尚書省立法有司請以府界諸路在京庫務及常平等文帳悉歸戶部初熙寧五年患天下文帳之繁



計字四百个  
命曾布刑定法式布因請選吏於三司顯為一司帳  
司之置始此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所設官吏僅  
六百人費錢三十九萬緡而勾磨出失陷錢止萬緡  
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使州郡應上省帳皆歸轉  
運司惟錢帛糧草酒麴商稅等別為計帳上戶部至  
是令戶部盡收諸路文帳蘇轍時為諫官謂徒益紛  
紛請如舊為便不行三年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  
轍韓宗道言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  
德班行選人一省吏率皆增益而兩稅征推山澤之利  
與舊無以相過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

自三歲而為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為三歲一  
人自三歲一人而為六歲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漸  
殺恩禮此則今日之成法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  
事置司選官共議詔戶部取應干財用除諸班諸軍  
料錢衣賜賞給特支如舊外餘費並裁省又詔方將  
裁損八流以清取士之路命今後遇聖節大禮生辰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於  
是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械器皆  
命裁損乂之事未就議者謂裁減淳費所細碎苛急  
甚損國體於是已議未行者一切寢之後乃詔元祐



裁損除授正任以下奉祿失朝廷優禮見條悉除之  
循元豐舊制元豐鈎考隱漏官錢督及一分者賞三  
釐自元祐改法賞薄而吏怠遂復其舊時議裁損吏  
祿隸省曹寺監者止以元豐三年錢數為額而吏三  
省者凡兼領因事別給并舊請並罷劉摯遂乞悉罷  
初增吏祿詔韓維等究度然不果罷其後有司計中  
都吏祿歲費緡錢三十二萬詔以坊場稅錢給之於  
是吏祿之冗濫者率多革去矣然三省吏猶有人受  
三奉而不改者故孫升傳堯俞皆以為言至紹聖元  
符務反元祐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詔皆給見緡如元

豐之制先是既罷導洛堆棊等局又罷熙河蘭會經  
制財用司減放市易欠負及積欠租輸選官體量茶  
鹽之法使者之刻利害民如吳居厚呂孝廉王子京李  
琮內臣之生事斂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相繼正其  
罪既而稍復講修財利李清臣因白帝今中外錢穀  
艱窘戶部給百官奉常無數月之備章惇遂以財用  
匱乏專指為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蘇轍諸人之罪  
左司諫翟思亦奏疏譏元祐以理財為諱利入名額  
類多廢罷督責之法不加於在職之臣財利既多散  
失且借貸百出而熙豐餘積用之幾盡方今內外財







使下至遙郡刺史除軍功轉授者各減奉半然後閑慢局務工伎未作亦宜減省自貴及賤自近及遠行之公當人自無詞時論黷之時諸路轉運司類以之告詔戶部編次一歲財用出納之數諸路州縣各為都籍以待考較工部金銀銅鉛水銀朱砂等亦嚴帳籍之法令諸路各條三十年以還一歲出入及泛用之數初比部掌勾稽天下文帳吏習媮惰自崇寧至政和稽遺積數凡二千六百七十有餘於是申敕六曹以拘督一歲多寡為寺監賞罰政和七年命戶部參稽熙豐及今財用有餘不足之數又立旁通格令

諸路漕司各條元豐紹聖崇寧政和一歲財用出入多寡來上淮南漕臣張根言天下之費莫大於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賜第一第無慮數十萬緡稍增雄麗非百萬不可佐命如趙普定策如韓琦不聞峻宇雕墻僭擬宮省柰何剝民膚髓而廝役之奉乎其次如田產房廊雖不若賜第之多然日削月朘所在無幾又如金帛以供一時之好賜有不可已者而亦不可不節至如賜帶其直雖不過數百緡然天下金寶糜費日乂夫豈易得今乃賚及僕隸使混淆公卿間貴賤賢不肖莫之辨也如以為左右趨走之人不欲其



墨綬當別爲制度以示等威疏奏不省重和初罷講  
畫經費局有司議勾收白地禁榷鐵貨方田增稅榷  
酤增價量收醋息河北添折稅米等俄慮騷擾悉罷  
之併焚其條約未幾又置裕民局命蔡京提舉徐處  
仁詳定京大不悅尋亦罷宣和元年以左藏庫虧沒  
一百七十九萬有奇乃別造都籍催轄司太府寺左  
藏庫互相鈎考以絕姦弊帝初即位思節冗費中都  
吏重複增給及泛濫員額並詔裁損後苑嘗計增葺  
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爲箔以飭  
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亡謂也令內侍省罰請者及

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  
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陋  
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元豐改官制  
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爲職錢視嘉祐治平時賦  
祿優矣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然京旣  
罷相帝惡其變亂法度將盡更革命戶部侍郎許幾裁  
損浮費及百官濫祿悉禘元豐之舊宰執亦聽辭所  
增奉京不便與其黨倡言減奉非治世事司馬光請  
聽宰臣辭南郊給賜神宗卒不允且增選人及庶人  
在官者之奉帝以繼述爲事當奉承神宗由是官吏奉



計字四百个  
王英刊  
給並仍舊而宰執亦增如故初宰執堂食亦皆有常  
數至是品目猥多有公使泛支之別臺省寺監又增  
厨錢侍御史毛注嘗奏論之不行蔡京復得政言者  
遂以裁損祿廩爲幾罪幾坐奪職于時天下以平吏  
員冗溢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進郡刺  
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又專用  
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  
進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  
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出大率爭  
以竒侈爲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

萬緡姦吏旁緣牟取無藝民不勝弊用度日繁左藏  
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  
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  
餘奉故當時議者有奉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  
之言又增置兼局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  
志一司敕令之類職秩繁委廩給無度侍御史黃葆  
光論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而詔云當豐亨豫大之  
時爲衰亂減損之計自是罕敢言者然吏祿泛冒已  
極以史院言之供檢吏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  
帖於權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



十萬計朝論喧然乃詔三省樞密院吏額用元豐法其歲賜悉裁之時翕然以為快臣僚上言諸州遇天寧節除公使外別給係省錢充錫宴之用獨諸路監司許支逐司錢物一筵之饌有及數百千者浮侈相誇無有藝極自是詔遇天寧節宴舊應給錢者發運監司每司不得過三百貫餘每司不得過二百貫以上舊給數少者止依舊自崇寧以來言利之臣殆析秋毫汴州縣初增鎮柵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二十餘場而天下市場務炭皆官自賣名品瑣碎則有四脚鋪牀榨磨水磨廟圖淘沙金等錢不得而盡記

也宣和以後王黼專主應奉掊剝橫賦以羨為功巖南川蜀農民陂罰錢罷學制學事司贍學錢皆歸應奉司所入雖多國用日匱六年尚書左丞宇文粹中言近歲南伐蠻獠北贍幽燕關陝綿茂邊事日起山東河北寇盜竊發賦斂歲入有限支梧繁夥一切取足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蜀河北亦被天下而蠶織皆廢山東頻遭大水而耕稼失時他路取辦目前不務存恤穀麥未登已先俵糴歲賦已納復理欠負託應奉而買珍異奇寶欠民積者一路至數十萬計假上供而織文繡



錦綺役工女者一郡至百餘人陛下勤恤民隱詔令數下悉為虛文民不聊生不惟寇盜繁滋竊恐災異數起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有額上供四百萬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諸處雜收錢一百餘萬三司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而儲其餘以待不測之用又有解池鹽鈔晉礬市舶遺利內贍京師外實邊鄙間遇水旱隨以振濟蓋量入為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而繁富路分一歲所入亦不敷額然創置書局者比職事官之數為多檢計修造者比實用之物增倍

他妄耗百出不可勝數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其後又之乃詔蔡攸等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于宮禁應裁省者李璣貫取旨時貫以廣陽郡王領右府故也於是不急之務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省六尚歲貢七年詔諸路帥臣監司各條所部當裁省凡日以聞後苑書藝局等月省十九萬緡歲可省二百二十萬應奉司所管諸色窠名錢數內兩浙路錢旁定帖息錢湖常溫秀州無額上供錢淮南南路添酒錢等並行截節更不充應奉



支用十二月詔曰比年寬大之詔數下裁省之令屢行有司便文而實惠不至蓋緣任用非人興作事端蠹耗邦財假享上之名濟營私之欲漁奪百姓無所不至朕夙夜痛悼思有以撫循慰安之應茶鹽立額結絕應奉司兩浙諸路管局及花石綱等諸路非泛上供拋降物色延福宮西城所租課內外修造諸處採斫木植製造局所並罷諸局及西城所見管錢物並付有司其拘收到百姓地土並給還舊佃人減掖庭用度減侍從官以上日廩及罷諸兼局以上並令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改口糴本及擣充募兵賞軍

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外並罷道官及撥賜宮觀等房錢田土之類六出並依祖宗法罷大晟府罷教樂所罷教坊額外人罷能行幸局罷採石所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即朝廷河坊非危急泛科免夫錢並罷是時天下財用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裒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爲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請令戶部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可戶部尚書聶山亦請以熙豐後增置添



給如額外醫官內中諸閣分位次主管文字等使臣  
福源靈應諸觀清衛卒后妃戚里及文武臣僚之家  
母妻封國太夫人郡太夫人等請給并添給食料茶  
湯等錢四十萬八千九百餘緡凡庶豐無法該載者  
罷之靖康元年詔曰朕託於兆庶之上永念民惟邦  
本思所以閔恤安定之乃者減乘輿服御放宮女罷  
苑囿焚玩好之物務以率先天下減冗官澄濫賞汰  
貪吏爲民除害方詔減上供收買之額蠲有司煩苛  
之令輕刑薄賦務安元元而田里之間愁痛未蘇儻  
不蠲革何以靖民今詢酌庶言疏剔衆弊舉其綱目

以授四方詔到監司郡守其悉力奉行應民所疾苦  
不在此詔許推類聞奏於是凡當時苛刻煩細一切  
不便於民者皆罷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無額上供  
錢依舊法更不立額三年二月減婺州上供額羅二  
萬八千匹著爲定制八月減福建廣南路歲買上供  
銀三分之一紹興二年罷鎮江府御服羅省錢七萬  
緡助劉光世軍四年二月詔諸路州縣天申節禮物  
並置場和買毋得抑配於民十有一月免淮南州軍  
大禮絹五年以四川上供錢帛依舊留以贍軍十一  
年始命四川上供羅復輸內藏其後綾紗絹悉如之



計字四百令十個  
四路天申節大禮絹及上供紬  
綾錦綺共九萬五千八百匹  
淳熙五年湖北漕臣  
劉焯言鄂岳漢陽自紹興九年所收賦財十分為率  
儲一分充上供始十三年年增二分鄂州元儲一分  
錢一萬九千五百七十緡今已增至一十二萬九千  
餘緡岳州五千八百餘緡今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餘  
緡漢陽三千七百緡今增至二萬二千三百餘緡民  
力凋弊無所從出於是見增錢數立額已後權免  
逋增詔夔州路九州百姓科買上供金銀絹自淳熙  
六年為始盡免十六年蠲兩淮州軍合發上供諸窠  
名錢物極邊全免次邊展免一年紹定元年江浙諸

州軍折輸上供物帛錢數除合起輕貨並用錢會中  
半路不通水願以銀折輸者聽兩不過三貫三百文  
兩浙江東共四百一十三萬八千六百一十二貫有  
奇並輸送左藏西庫咸淳六年都省言南渡以來諸  
路上供數重自嘉定至嘉熙起截之數雖減而州縣  
猶以大數拘催害及百姓有旨自咸淳七年為始銀  
錢關會用咸淳三年起截中數拘催絹緡絲綿綾羅  
用咸淳二年起截中數拘催錢關會子二千四百九  
十五萬八千七百四十八貫銀一十六萬九千六百  
四十三兩紬四萬一千四百三十八匹絹七十三萬



七千八百六十匹絳九萬五千三百三十三兩綿一百五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兩綾五千一百七十九匹羅七千三百五十五匹戶部編牒諸路視今所減定額起惟所謂經總制錢者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爲名建炎二年高宗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戶部尚書呂頤浩翰林學士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歛之於細而積之甚衆及爲河北轉運使又行於京東西一歲得錢近二百萬緡所補不細今若行於諸路州軍歲入無慮數百萬計

邊事未寧苟不出此緩急必致暴歛與其歛於倉卒曷若積於細微於是以添酒錢添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令兩浙江東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廣收充經制錢以憲臣頌之通判歛之季終輸送紹興五年叅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請以總制司爲名又因經制之額增折而爲總制錢而總制錢自此始矣財用司言諸路州縣出納係省錢所收頭子錢貫收錢二十三文省內一十文省作經制起發上供餘一十三文充本路郡縣并漕司用今欲令諸路州縣雜稅出納錢貫收



頭子錢上量增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及州舊合得一十三文省餘盡入經制窠名帳內起發助軍江西提舉司言常平錢物舊法貫收頭子錢五文足今當依諸色錢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舊法支用餘增到錢與經制司別作窠名輸送九年諫議大夫曾統上疏言經制使本戶部之職更置一司無益於事如勑供給酒庫亦是陰奪省司之利若謂監司郡縣違法廢令別建此司按之則又不然夫朝廷置監司以轄州郡立省部以轄監司祖宗制也稅賦失實當問轉運司常平錢穀失陷當問提舉司若使經制

司能事事檢察則雖戶部版曹亦可廢矣且自置司以來漕司之移用憲司之贓罰監司之妄支固未嘗少革其弊罷之便疏奏不省十六年以諸路歲取經總制錢本路提刑并檢法幹辦官拘催歲終通紐以課殿最二十一年以守倅同檢察二十九年詔專以通判主之乾道元年詔諸路州縣出納貫添收錢一十三文省充經總制錢以所增錢別輸左藏西庫補助經費自是經總制錢每千收五十六文矣然遇兵凶亦時有蠲免三年復以守倅共掌之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減江東西福建淮東浙西經總制錢一十七



萬一千緡紹熙二年詔平江府合發經總制錢歲減  
 二萬緡嘉定十七年詔蠲嘉定十五年終以前所虧  
 錢數端平三年詔諸路州軍因災傷檢放苗米毋收  
 經總制頭子勘合朱墨等錢自今已放苗米隨苗帶  
 納錢並與除放所謂月椿錢者始於紹興之二年時  
 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議令江東漕  
 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  
 移用等錢供億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  
 既有偏重之弊上供經制無額添酒錢并淨利錢贍  
皆係省不係省錢於是郡縣橫歛銖積絲累江東西  
皆是朝廷窠名也

之害尤甚十七年詔州郡以寬剩錢充月椿以寬民  
 力遂減江東西之錢二十七萬七千緡有奇又有所  
 謂板帳錢者亦軍興後所創也如輸米則增收耗剩  
 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  
 吏之受賂而課其入索盜賊則不償失主檢財產則  
 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俟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  
 與消除而抑納他如此類不可徧舉州縣之吏固知  
 其非法然以版帳錢額太重雖欲不橫取於民不可  
 得已凡貨財不領於有司者則有內藏庫蓋天子之  
 別藏也縣官有鉅費左藏之積不足給則發內藏佐



之宋初諸州貢賦皆輸左藏庫及取荆湖定巴蜀平  
嶺南江南諸國珍寶金帛盡入內府初太祖以帑藏  
盈溢又於講武殿後別爲內庫嘗謂軍旅饑饉當預  
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民太宗嗣位漳泉吳越相  
次獻地又下太原儲積益厚分左藏庫爲內藏庫令  
內藏庫使崔裔等於左藏庫擇上綾羅等物別造帳  
籍月申樞密院改講武殿後庫爲景福殿庫俾隸內  
藏其後迺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於內東門進  
入外庭不得預其事帝因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  
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關復賦率於民朕不以此

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振給慶  
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  
候課賦有餘即償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間歲貸百萬  
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景德四年又  
以新衣庫爲內藏西庫初劉承珪嘗掌庫經制多其  
所置又推究置庫以來出納造都帳及須知屢加賞  
焉真宗再臨幸作銘刻石大中祥符五年重修庫屋  
增廣其地既而又以香藥庫儀鸞司屋益之分爲四  
庫金銀一庫珠玉香藥一庫錦帛一庫錢一庫金銀  
珠寶有十色錢有新舊二色錦帛十三色香藥七色



計字四百个  
天禧二年又出內藏緡錢二百萬給三司天聖以後  
兵師水旱費無常數三歲一賚軍士出錢百萬緡納  
絹百萬匹銀三十萬兩錦綺鹿胎透背綾羅紗縠合  
五十萬匹以佐三司又歲入饒池江建新鑄緡錢一  
百七萬而斥舊蓄緡錢六十萬於左藏庫率以爲常  
異時三司用度不足必請貸於內藏輒得之其名爲  
貸實罕能償景祐中內藏庫主者言歲斥緡錢六十  
萬助三司自天禧三年始計明道二年距今總四年  
而所貸錢帛九百一十七萬在太宗時三司所貸甚  
衆又不能償至慶曆中詔悉蠲之蓋內藏歲入金帛

皇祐中二百六十五萬七千一十一治平一百九十  
三萬三千五百五十四其出以助經費前後不可勝  
數至於儲積羸縮則有司莫得詳焉神宗臨御之初  
詔立歲輸內藏錢帛之額視慶曆上供爲數嘗謂輔  
臣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防  
舊以龍腦珍珠鬻於推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鈎考  
嘗聞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凡名  
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匣而置之御閣  
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  
足矣今守藏內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即命幹當



計字四百个  
御藥李舜舉領其事繼詔諸路金銀輸內藏庫者歲以帳上三司拘催元豐以來又詔諸路金帛緡錢輸內庫者委提點刑獄司督趣若三司發運司擅留者坐之起發坊場錢勿寄市易務直赴內藏庫寄帳封椿當輸內庫金帛緡錢踰期或他用者如擅用封椿錢法初藝祖嘗欲積練帛二百萬易敵人首又別儲於景福殿元豐初乃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一字一庫以號之凡三十二庫後積羨贏爲二十庫又揭詩曰每度文

惕心安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元祐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自新官制蓋有意合理財之局總于一司故以金部右曹主行內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大府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通所入名數爲之拘催而已支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知謹扃鑰塗牖牖以爲固密爾又安能鈎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蓄之數哉宜因官制之意令戶部大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明年詔內藏庫物聽以多寡相除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閱云崇寧元年詔祖宗置內藏庫貯經費餘財所



以募士威敵振乏固本皆有成法比歲官司懈弛侵蠹耗減務在協力遵守無令偏廢於是命倉部郎中丘括行諸路驅磨三年中書奏熙寧之制江南諸路金銀課利並輸內帑元祐中戶部尚書李常於中以三分助轉運司致內帑漸以虧減乃詔諸路新舊坑冶所收課利金銀並輸內帑如熙寧之舊後又入於大觀東庫尋命仍舊以七分輸內帑餘給轉運司宣和六年申截留借充內帑錢物之制時又有元豐庫則雜儲諸司羨餘錢諸道權酤場舊以酌衙前之陪備官費者熙寧役法行乃聽民增直以售取其價給

衙前又之坊場錢益多司農請歲發百萬緡輸中都元豐三年遂於司農寺南作元豐庫貯之以待非常之用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論河北保甲之害因言元豐及內庫財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備緩急若積而不用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願以三十萬緡募保甲為軍尋用其議元祐三年改封樁錢物庫為元祐庫未幾分元豐庫為元豐南北庫數月以北庫為司空呂公著廨封樁并附南庫仍舊元豐六年詔歲以內藏庫緡錢五十萬樁元豐庫補助軍費崇寧以後諸路封樁禁軍闕額給三路



計字四百个  
外與常平坊場免役紬絹貼輸東北鹽錢及鬻賣在  
官田屋錢應前收椿管封椿權添酒錢侵占房廊白  
地錢公使庫遺利等錢並輸元豐庫別又置大觀庫  
制同元豐但分東西之別最後建宣和庫有泉貨幣  
餘服御王食器貢等名蓋蔡條欲效王黼以應奉司  
貢獻要寵事不足紀靖康元年詔諸路公使庫及神  
霄宮金銀器皿所在盡輸元豐庫戶部尚書聶山輒  
取元豐庫北珠宰相吳敏白帝言朝廷有元豐大觀  
庫猶陛下有內藏庫朝廷有闕用需於內藏必得旨  
然後敢取戶部豈可擅取朝廷庫務物哉若人人得  
擅取庫物則綱紀亂矣欽宗然之南渡內藏諸庫貨  
財之數雖不及前然兵興用乏亦時取以爲助其籍  
帳之詳莫得而考則以後宋史多闕云

志卷第一百三十二



志卷第一百三十三

宋史一百八十

開府儀同三司權輿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吳

勅修

食貨下二

錢弊

錢弊錢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  
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錢夾錫錢最後出宋之錢法  
至是而壞蓋自五代以來相承用唐舊錢其別鑄者  
殊鮮太祖初鑄錢文曰宋通元寶凡諸州輕小惡錢  
及鐵鑄錢悉禁之詔到限一月送官限滿不送官者  
罪有差其私鑄者皆棄市銅錢闌出江南塞外及商



蕃諸國差定其法至二貫者徒一年五貫以上棄市  
 募告者賞之江南錢不得至江北蜀平聽仍用鐵錢  
 開寶中詔雅州百丈縣置監治鑄禁銅錢入兩川太  
 平興國四年始開其禁而鐵錢不出境令民輸租及  
 權利鐵錢十納銅錢一特銅錢已竭民甚苦之商賈  
 爭以銅錢入川界與民互市銅錢一得鐵錢十四明  
 年轉運副使張諤言川峽鐵錢十直銅錢一輸租即  
 十取二舊用鐵錢十易銅錢四百自平蜀沈倫等悉  
 取銅錢上供及增鑄鐵錢且勿民銅錢益買金銀裝發  
 頗失裁制物價滋長鐵錢既賤請市夷人銅斤給鐵

錢十可以大獲銅鑄錢民祖當輸錢者許且輸銀絹  
 候銅錢多即漸令輸之詔令市夷人銅斤給鐵錢五  
 百餘皆從之然銅卒難得而轉運副使聶詠轉運判  
 官范祥皆言民樂輸銅錢請歲遞增一分後十歲則  
 全取銅錢詔如所請詠祥等因以月俸所得銅錢市  
 與民厚取其直於是增及三分民益以為苦或發古  
 冢毀佛像器用總得銅錢四五坐罪者甚衆知益州  
 辛仲甫具言其弊詔使臣吳承勳馳傳審度仲甫集  
 諸縣令佐問之多潛持兩端莫敢正言仲甫以大誼  
 責之乃皆言其不便承勳復命七年遂令川峽輸租



權利勿復徵銅錢詠祥等皆坐罪免既而又從西川  
 轉運使劉度之請官以鐵錢四百易銅錢一百後竟  
 罷之平廣南江南亦聽權用舊錢如川蜀法初南唐  
 李氏鑄錢一工為錢千五百得三十萬貫太宗即位  
 詔昇州置監鑄錢令轉運使按行所部凡山川之出  
 銅者悉禁民采並以給官鑄焉太平興國二年樊若  
 水言江南舊用鐵錢於民非便今諸州銅錢尚六七  
 十萬緡虔吉等州未有銅錢各發六七萬緡俾市金  
 帛輕貨上供及博糴穀麥於昇鄂饒等州產銅之地  
 大鑄銅錢銅錢既不渡江益以新錢則民間錢愈多鐵

錢自當不用悉鎔鑄為農器什物以給江北流民之  
 歸附者除銅錢渡江之禁從之自唐天祐中兵亂窘  
 之以八十五錢為百後唐天成中減五錢漢乾祐初  
 復減三錢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為百  
 然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為百者  
 至是詔所在用七十七錢為百西北邊內屬戎人多  
 賈貨帛於秦階州易銅錢出塞銷鑄為器乃詔吏民  
 闌出銅錢百已上論罪至五貫以上送闕下舊饒州  
 永平監歲鑄錢六萬貫平江南增為七萬貫而銅鉛  
 錫常不給轉運使張齊賢訪求得南唐承旨丁釗能



知饒信等州山谷產銅鉛錫乃便宜調民采取且詢  
 舊鑄法惟永平用唐開元錢料最善即詣闕面陳八  
 年詔增市鉛錫炭價於是得銅八十一萬斤鉛三十  
 六萬斤錫十六萬斤歲鑄錢三十萬貫補創殿前承  
 旨領三州銅山然民間猶雜用舊大小錢是時以福  
 建銅錢數少令建州鑄大鐵錢並行尋罷鑄而官私  
 所有鐵錢十萬貫不出州境每千錢與銅錢七百七  
 十等外邑鄰兩浙者亦不用雍熙初令江南諸州官  
 庫所貯雜錢每貫及四斤半者送闕下不及者銷毀  
 民間惡錢尚多復申乾德之禁稍峻其法凡城居民

蓄銅器者限兩月悉送官端拱元年內侍蕭延皓使  
 嶺南還以民間私鑄三等錢來上且言多與蠻人賈  
 易侵敗禁法因詔察民私鑄及銷鎔好錢作薄惡錢  
 者並棄市輒以新惡錢與蠻人博易者抵罪江北諸  
 州所用錢非甚薄惡者新舊大小兼用江南雖用舊  
 大錢淳化四年乃詔每貫及前詔斤數有官監字號  
 者皆許用不分新舊先是淳化二年宗正少卿趙安  
 易言嘗使蜀見所用鐵錢至輕市羅一匹為錢二萬  
 堅請改鑄一當十大錢御書錢式遣詣川峽路諸州  
 冶鑄所在並為御書錢監諸州舊貯小鐵錢悉輦送官



民間小錢許送監計數給以大錢若改鑄未集許民大小兼用既而一歲終成三千餘貫衆皆以為不便會安易入奏事因留不遣遂罷冶鑄五年安易復請不許第令川峽仍以銅錢一當鐵錢十荆湖嶺南民輸稅須大錢民以小錢二或三易大錢一官屬以奉錢易於民以規利詔自今吏受民輸但常所通行錢勿却官吏毋得以奉錢換易至道二年始禁道賀州錫官益其價市之以給諸路鑄錢咸平初又申新小錢之禁令官置場盡市之舊犯銅禁七斤以上處死奏裁多蒙減斷然待報常淹緩四年詔滿五十斤以

上取裁餘從第減景德四年詔曰鼓鑄錢刀素有程限憫其勞苦特示矜寬自今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止收半功本司每歲量支率分錢以備醫藥十二月令鑄匠每旬停作一日天禧三年詔犯銅鑄石悉免極刑時銅錢有四監饒州曰永平池州曰永豐江州曰廣寧建州曰豐國京師昇鄂杭州南安軍舊皆有監後廢之凡鑄錢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得錢千重五斤唯建州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至道中歲鑄八十萬貫景德中增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大中祥符後銅坑多不發天禧末鑄一百五萬貫鐵



錢有三監邛州曰惠民嘉州曰豐遠興州曰濟衆益州雅州舊亦有監後並廢大錢貫十二斤十兩以準銅錢嘉邛二州所鑄錢貫二十五斤八兩銅錢一當小鐵錢十兼用後以鐵重多盜鎔爲器每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言錢輕則易齎鐵少則鎔者鮮利於是詔減景德之制其見使舊錢仍用如故歲鑄總二十一萬貫諸路錢歲輸京師四方由此錢重而貨輕景祐初詔三司以江東福建廣南歲輸緡錢合三十餘萬易爲金帛錢流民間許申爲三司度支判官建議以藥化鐵與銅雜鑄輕

重如銅錢法銅居三分鐵六分皆有奇贏亦得錢千費省而利厚詔申用其法鑄於京師大率鑄錢雜鉛錫則其液流速而易成申雜以鐵流澁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初命申鑄萬緡逾月裁得萬錢申性詭譎少成事自度言無効乃求爲江東轉運使欲用其法於江州朝廷從之因詔申即江州鑄百萬緡毋漏其法中外知其非是而宰相主之卒無成功初太宗改元太平興國更鑄太平通寶淳化改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後改元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至是改元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仁宗特命以皇



宋通寶爲文慶曆以後復冠以年號如舊自天聖以  
來毀錢鑄鍾及爲銅器皆有禁慶曆初闌出銅錢視  
舊法第加其罪錢千爲首者抵死五年泉州青陽鐵  
冶大發轉運使高易簡不俟詔置鐵錢務于泉欲移  
銅錢于內地梓州路轉運使崔輔判官張固亦請即  
廣安軍魚子鐵山來礦炭置監於合州并銷舊小錢  
以鑄減輕大錢未得報先移合州相地置監州以上  
聞朝廷以易簡輔固爲擅鑄錢皆坐貶軍興陝西移  
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議來洛南縣紅崖山號  
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鑄錢旣而陝西都

轉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銅錢與小錢兼  
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又請因晉州積鐵鑄小錢及奎  
徙河東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助關  
中軍費未幾三司奏罷河東鑄大鐵錢而陝西復采  
儀州竹尖嶺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因敕江南鑄大  
銅錢而江池饒儀號又鑄小錢錢悉輦致關中數州  
錢雜行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以故民  
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踴公私患之於是奎  
復奏晉澤石三州及威勝軍日鑄小鐵錢獨留用河  
東河東鐵錢旣行盜鑄獲利什六錢輕貨重患如陝



西知并州鄭戩請河東鐵錢以二當銅錢一行之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罷官爐日鑄且行舊錢而契丹亦鑄鐵錢易並邊銅錢慶曆末葉清臣爲三司使與學士張方平等上陝西錢議曰關中用大錢本以縣官取利太多致姦人盜鑄其日用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始增直於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損之實害揀弊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河東小鐵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爐自是後稍無利猶未能絕濫錢其後

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以一當二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于資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方大錢之行有劉義叟者語人曰是於周景王所鑄無異上其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語在本傳時興元府西縣增置濟遠監而韶州天興銅大發歲采二十五萬斤詔即其州置永通監後濟遠監廢儀州博濟監既廢復置皇祐中饒池江建韶五州鑄錢百四十六萬緡嘉祐興三州鑄大鐵錢二十七萬緡至治平中饒池江建韶儀六州鑄錢百七十萬緡而嘉祐以率買鐵炭爲擾自嘉祐四年停鑄



十年以休民力至是獨興州鑄錢三萬緡熙寧初同  
 華二州積小鐵錢凡四十萬緡詔賜河東以鐵償之  
 四年陝西轉運副使皮公弼奏自行當二錢銅費相  
 當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詔聽之自是折二錢  
 遂行於天下京西轉運使吳幾復建議郢唐均房金  
 五州多林木而銅鉛積於淮南若由襄郢轉致郢唐  
 等州置監鑄錢可以紓錢重之弊神宗是之而王安  
 石沮之其議遂寢後乃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  
 五路各置鑄錢監江西湖南十五萬緡餘路十萬緡  
 為額仍申熟錢斤重之限又以興國軍睦衡舒鄂惠

州既置監六通舊十六監水陸回遠增提點之官時  
 諸路大率務於增額詔惠州永通阜民監舊額八十  
 萬至七年增三十萬及折二凡五十萬後衛州黎陽  
 監歲增折二凡五萬緡西京阜財監歲增市易本錢  
 凡十萬緡興州濟衆監歲增七萬二千餘緡陝西三  
 銅錢監各歲增五萬緡而睦州則置神泉徐州則置  
 寶豐梧州以鉛錫易得萬州以多鐵礦皆置監又詔  
 秦鳳等路即鳳翔府斜谷置監已而所鑄錢青銅夾  
 錫脆惡易毀罷之然私錢往往雜用不能禁至是法  
 弊乃詔禁私錢在官惡錢不堪用者別為模以鑄商



號洛南增三監耀郟權置兩監通永興華河中陝舊  
 監為九以給改鑄永興郟耀河中陝去鐵冶遠聽改  
 鑄一年罷商洛南華號最近鐵冶聽又置郟州等五  
 監候罷改鑄并其工作歸永興等四監專鑄大錢所  
 鑄大鐵錢約補及所廢偽錢及可以待交子所用而  
 止八年詔河東鑄錢七十萬緡外增鑄小錢三十萬  
 緡於是知太原韓絳請倣陝西令木重模精以息私  
 鑄之弊初薛向鑄鐵錢於陝西後許彥先鑄於廣南  
 既而民不使用的神宗欲遂罷之王安石固爭乃詔京  
 師畿內並罷其行於四方蓋如故元豐以後西師大

舉邊用唐國徐州置寶豐下監歲鑄折二錢二十萬  
 緡轉移陝府于時同渭秦隴等州錢監廢置移徙不  
 一銅鐵官多建言鑄錢事不盡行而又自弛錢禁民  
 之銷毀與夫闌出境外者為多張方平嘗極諫曰禁  
 銅造弊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與天下共其利也故  
 事諸監所鑄錢悉入于王府歲出其奇羨給之三司  
 方流布于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饒建置爐歲  
 鼓鑄至百萬緡積百年所入宜乎貫朽於中藏充足  
 於民間矣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百貨不通人情  
 窘迫謂之錢荒不知歲所鑄錢今將安在夫鑄錢禁



銅之法舊矣令敕具載而自熙寧七年頒行新敕刪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船飽載而回聞沿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貫收稅錢而已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又自廢罷銅禁民間銷毀無復可辨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五倍如此則遂州置鑪每鑪增數是猶吠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泄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復申錢弊闡出之禁如嘉祐編敕罷徐州寶豐鼓鑄詔戶部條諸監之可減者凡增置鑄錢監十四皆罷之陝西行鐵錢至陝府以東即銅錢地民以鐵錢換易有輕重不等

之患元祐六年乃議限東行有稅物者以十分率之止許易二分人毋得過五十年命公私給納貿易並專用鐵錢而官幣銅錢以時計置運致內郡商旅願於陝西內郡入便銅錢給據請於別路者聽仍定加饒之數每百緡河東京西加饒三千在京餘路四千先是太祖時取唐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其法商人入錢左藏庫先經三司投牒乃輸於庫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入錢詣務陳牒即輦致左藏庫給以券仍敕諸州凡商人賫券至當日給付違者科罰至道末商人入便錢一百七十餘萬



貫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萬貫至是乃復增定加饒之數行焉折二銅錢又定鈎致之法初欲復舊止行於本路議者謂關東諸路既已通行奪彼予此理亦非便且陝右所用折二鐵錢止當一小銅錢即折二銅錢盡歸陝西不直般運費廣粹難鈎致且與鐵錢一等慮鐵錢轉更加輕乃令折二銅錢寬所行地聽行於陝西一路及河東晉絳石慈隰州京西西京河陽許汝鄭金房均鄧等州餘路則禁仍限二年毋更用在民間者聽以輸買納在官帑者以輸上供即非沿流地或素無上供者所隸運司移發輸京師尋詔

更鑄小銅錢河東安撫提刑司言頃絳州垣曲縣置監鼓鑄銅錢費且不給今已廢監又禁折二銅錢不通行非便乃聽行使如舊供備庫使鄭价使契丹還言其給輿箱者錢皆中國所鑄乃增嚴三路闡出之法熙豐間銅鐵錢嘗並行銅錢千易鐵錢千五百未聞輕重之弊及後銅錢日少鐵錢滋多紹聖初銅錢千遂易鐵錢二千五百鐵錢寢輕元符二年下陝西諸路安撫司博究利害於是詔陝西悉禁銅錢在民間者令盡送官而官銅悉取就京西置監永興帥臣陸師閔言既揀毀私錢禁銅罷冶則物價當減願下



陝西州縣凡有市買並準度銅錢之直以平其價詔用其言而豪賈蓄家多不便徽宗嗣位通判鳳州馬景夷言陝西自去年罷使銅錢續遣官措置錢法未聞有深究錢弊輕重灼見利害者銅錢流注天下雖千百年未嘗有輕重之患獨鐵錢局於一路所可通交易有無者限以十州之地欲無滯礙安可得乎又諸州錢監鼓鑄不已歲月增多以鼓鑄無窮之錢而供流轉有限之用更數十年積滯一隅暴如丘山公私爲害又倍於今日矣謂宜弛其禁界許鄰近陝西河東等路特不入京城外凡解鹽地州縣並許通

行折二鐵錢如此則流注無窮又遠自無輕重之患繼而言者謂鐵錢重滯難以齎遠民間皆願復用銅錢當公私匱乏之時諸路州縣官私銅錢積貯萬數反無所用乃詔銅鐵錢聽民間通行而銅錢止用糴買建中靖國元年陝西轉運副使孫傑以鐵錢多而銅錢少請復鑄銅錢候銅鐵錢輕重稍均即聽兼鑄崇寧元年前陝西轉運判官都貺復請權罷陝西鑄鐵錢戶部尚書吳居厚言江池饒建錢額不敷議減銅增鉛錫歲可省銅五十餘萬斤計增鑄錢十五萬九千餘緡所鑄光明堅韌與見行錢不異詔可然課



猶不登二年居厚乃請檢用前後上供鑄錢條約視其登耗之數別定勸沮之法會蔡京當政將以利惑人主託假紹述肆為紛更有許天啓者京之黨也時為陝西轉運副使迎合京意請鑄當十錢五月始令陝西及江池饒建州以歲所鑄小平錢增料改鑄當五大銅錢以聖宋通寶為文繼而并令舒睦衡鄂錢監用陝西式鑄折十錢限今歲鑄三十萬緡鐵錢二百萬緡募私鑄人丁為官匠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號鑄錢院謂得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鑄錢之意所鑄銅錢通行諸路而陝西河東四川係鐵錢地者禁之第

鑄於陝西鐵錢地而已自熙寧以來折二錢雖行民間法不許運致京師故諸州所積甚多至是發運司因請以官帑所有折二錢改鑄折十錢三年遂罷鑄小平錢及折五錢置監於京城所復徐州寶豐衛州黎陽監並改鑄折二錢為折十舊折二錢期一歲勿用大嚴私鑄之令民間所用鑰石器物並官造鬻之輒鑄者依私有法加二等命諸路轉運司於沿流順便地隨宜增置錢監俾民以所有折二錢換納於官運致所增監改鑄折十錢二廣產鐵令鼓鑄小鐵錢止行於兩路其公私銅錢兌換運輸元豐庫仍於潯



州置鐵錢監依陝西料例鑄當二錢四年立錢綱驗  
 樣法崇寧監以所鑄御書當十錢來上緡用銅九斤  
 七兩有奇鉛半之錫居三之一詔頒其式於諸路令  
 赤及烏背書畫分明時趙挺之為門下侍郎繼拜右  
 僕射與蔡京議多不合因極言當十錢不便民鑄寢  
 廣乃令提刑司歲較巡捕官一路所獲多寡繼令福  
 建廣南毋行用第鑄以上供及給他路凡為人附帶  
 若封識影庇私鑄錢者悉論以法毋得贖其置鑄  
 錢院蓋將以盡收所在亡命盜鑄之人然犯法者不為  
 止乃命荆湖南北江南東西兩浙並以折十錢為折

五舊折二錢仍舊慮冒法入東北也今以江為界淮  
 南重寶錢亦作當五用焉五年兩浙盜鑄尤甚小平  
 錢益少市易濡滯遂命以折五折十上供小平錢留  
 本路江池饒建韶州錢監歲課以八分鑄小平錢二  
 分鑄當十錢俄詔廣南江南福建兩浙荆湖淮南用  
 折二錢改鑄折十錢皆罷其初置鑄錢院及招置錢  
 戶並停繼復罷鑄當十二分之令盡鑄小平錢荆湖  
 江南兩浙淮南重寶錢作當三在京京畿京東西河  
 東河北陝西熙河作當五通寶錢所鑄未多在官者  
 悉封樁在民間者以小平錢納換旋復詔京畿京東



西河北河東陝西熙河當十錢仍舊兩浙作當三江  
南淮南荆湖作當五時錢弊苦重條序不一私鑄日  
甚御史沈疇奏曰小錢便民久矣古者軍興錫賞不  
繼或以一當百或以一當十此權時之宜豈可行於  
太平無事之日哉當十鼓鑄有數倍之息雖日斬之  
其勢不可遏未幾詔當十錢止行於京師陝西河東  
河北俄并畿內用之餘路悉禁期一季送官償以小  
錢換納到者輸於元豐崇寧庫而私錢亦限一季自  
致計銅直增二分償以小錢隱藏者論如法尋詔鄭  
州西京亦聽用折十錢禁貿易為二價考東南諸監

增鑄小平錢以待償錢而私錢亦改鑄焉折十錢為  
弊既重一旦更令則民驟失厚利又諸路或用或否  
往往不盡輸於官冒法私販始令四輔畿內開封府  
許搜索舟車賞視舊法增倍水陸所由官司失察者  
皆停替而受納不揀選容私錢其間者以差定罪法  
又以私錢猥多不能悉禁乃令外路每一私錢計小  
平錢三以小錢易於官在京以四小平錢易之京師  
出納及民間貿易並大小錢參用而私鑄小平錢輒  
行用立搜索告捕罪賞越江准入汴錢至京者一依  
當十錢法御史張茂直請嚴私販當十之令綱舟載



卸皆選官監索保無藏匿舟車兜擔即疑慮私販者  
 並聽搜索而福建民或私鑄轉入淮浙京東等路者  
 所由州縣官司皆治漏逸之罪不以赦免法滋密矣  
 大觀元年張茂直復言州縣督捕加峻私小黃錢投  
 委江河不敢復出請令東南州縣置木匱封鍵於闌  
 閘中聽民以私錢自投如自首法當三當五錢舟船  
 附帶者亦多棄之江河請下諸路撈漉時蔡京復相  
 再主用折十錢二月首鑄御書當十錢以京畿錢監  
 所得私錢改鑄尋興復京畿兩監以轉運使宋喬年  
 領之用提舉京畿鑄錢司為名四年鑄烏背漉銅錢

來上詔以漉銅式頒行諸路京之初為折十錢人不  
 以為便帝亦知之故崇寧四年以後稍更其法及京  
 去位遂詔諭中外京再得政復行之知盜鑄者必眾  
 將威以刑會有告蘇州章縱盜鑄數千萬緡遂興大  
 獄初遣李孝壽又遣沈疇蕭服末以命知蘇州孫傑  
 發運副使吳擇仁縱坐刺流海島連坐者十餘人時  
 皆寬之於是頒行大觀新修錢法於天下申命開封  
 府尹少外路監司各分州郡舉行按舉能否月檢會  
 法令使民知禁用孫傑言盜鑄依淮東重法地囊橐  
 強盜之家籍其財以待賞居停鄰保並均備告驗私



錢依私茶法給隨行物州常椿盜鑄賞錢五千緡州縣稽於施行監司失察不以赦原是歲京畿既置錢監乃專鑄當十大錢而小平錢則鑄於諸路既而當十錢少復置真州鑄錢監以本路所換錢不依式者及諸司當二見緡用舊式改鑄當十錢明年令江池饒建州錢監自來歲以鑄當十五分鑄小平錢申嚴私鑄之法即託權要事勢度越關津拒捍搜索者雖輕以違制論載御物者同之初崇寧五年始禁陝西鐵錢行於興元府等界至元又以鐵錢猥多禁陝西鐵錢入蜀有董奎者為走口而承受遂令以鐵錢三折銅

錢一事聞責奎以妄肆臆致弊輕物重奎遂即罪三年申當十錢行使之令益以京東京西而河北並邊州縣鎮砦四榷場及登萊密州緣海縣鎮等皆禁時蔡京復罷政矣四年詔鼓鑄當十錢多慮法隨以弊其止鑄舊額小平錢張商英為相奏言當十錢為害久矣舊小平錢有出門之禁故四方客旅之貨交易得錢必太半入中末鹽鈔收買告牒而餘錢又流布在市井此上下内外交相養自當十錢行以一夫而負八十千小車載四百千錢既為輕齎之物則告牒為滯貨鹽鈔非得虛擡之息則不行臣今欲借內



庫并密院諸司封樁納金銀并鹽鈔令折十錢限  
 民半年所在送官十千給銀絹各一匹兩限竟毋更  
 用俟錢入官擇其惡者鑄小平錢存其好者折三行  
 用如此則錢法鈔法不相低昂可以復舊利州路提  
 刑司言舊銅鐵錢輕重相尋以大鐵錢一折小銅錢  
 二今大鐵錢五止當一銅錢比舊輕十倍又流入川  
 界錢輕物重頗類陝西欲將折二大鐵錢以一折一  
 雖稍減錢數錢必稍重詔許陝西鐵錢入蜀仍舊盡  
 釋其禁且命以今物價量宜裁之政和元年詔錢重  
 則物輕錢輕則物重其勢然也今諸路所鑄小平錢

行之久而無弊多而不壅  
而利博矣往歲圖利之臣  
 鼓鑄當十錢苟濟目前不九悠又公私為害用之幾  
 十年其法日弊而不勝姦明之民規利冒法銷毀當  
 二小平錢所在盜鑄濫錢甚多百物增價若不早革  
 即弊無已時其官私見在當十錢可並作當二以為  
 定制尚慮豪猾憚於折閱且動浮言可內自京尹外  
 逮監司郡縣悉心開諭自當十錢行抵冒者多大觀  
 四年星變赦天下凡以私錢得罪有司上名數亡慮  
 十餘萬人蔡京罔上毒民可謂烈矣時御府之用日  
 廣東南錢額不敷宣和以後尤甚乃令饒顛錢監鑄



小平錢每緡用鐵三兩而倍損其銅稍損其鉛繼又令江池饒錢監盡以小平錢改鑄當二錢以紓用度然有司猶數告之靖康元年罷政和救陝西路用銅錢斷徒二年配千里法初蔡京主行夾錫錢詔鑄於陝西亦命轉運副使許天啓推行其法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每緡用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既而河東轉運使洪中孚請通行於天下京欲用其言會罷政大觀元年京復相遂降錢式及錫母於鑄錢之路鑄錢院專用鼓鑄若產銅地始聽兼鑄小平錢復命轉運司及提刑司參領其事衛州懷寧鄂州寶

泉舒州同安監暨廣南皆鑄焉二年江南東西福建兩浙許鑄使鐵錢三年京復罷政詔以兩浙鑄夾錫錢擾民凡東南所鑄皆罷明年并河北河東京東等路罷之所在監院皆廢唯河東三路聽存舊監以鑄銅鐵錢產銅郡縣聽存用改鑄小平錢政和元年錢輕物重細民艱食詔應陝西舊行使鐵錢地並依元豐年大鐵錢折二公私通行夾錫錢同之母得分別見存鐵錢毋改更鑄夾錫河東官私折二夾錫錢同之童貫宣撫陝西以詔亟平物價帥臣徐處仁切責其非坐貶錢即經畧鄜延抗疏言詳考詔旨謂鐵錢復



行與夾錫並用慮姦民妄作輕重欲維持推行俾錢物相直非欲以威力脅制百姓頓減物價於一兩月之間今宣撫司裁損米穀布帛金銀之價殆非人情徐處仁言雖未盡所見爲長望速詢其實如臣言乖謬願同處仁貶詔即妄有申明毀辱使命謫置偏州尋亦罷行夾錫錢且禁裁物價民商貿易各從其便繼而童貫復請與舊法鐵錢並折二通行知閩鄉縣論九齡俄坐以銅錢一估市六錫錢七八并知州王宋轉運副使張深俱被劾時關中錢甚輕夾錫欲以重之其實與鐵錢等物價日增患甚於當十二年蔡京

復得政條奏廣惠康如具衡鄂舒州昨鑄夾錫錢精善請復鑄如故廣西湖北淮東如之且命諸路以銅錢監復改鑄夾錫遂以政和錢頒式焉夾錫錢既復推行錢輕不與銅等而法必欲其重乃嚴擅易擡減之令凡以金銀絲帛等物貿易有弗受夾錫須要銅錢者聽人告論以法懲治市井細民朝夕鬻餅餌熟食以自給者或不免於告罰未幾以夾錫錢不以何路所鑄並聽通行陝西用政和通寶舊大鐵錢與夾錫錢雜慮流轉諸路四年詔毋更行用致令諸監改鑄夾錫錢在民間者赴官換納鄭居中劉正夫爲相以爲



不便令淮南夾錫錢期三日官私俱禁不用仍罷鼓鑄夾錫錢悉輦椿關中尋詔河東陝西外餘路並罷俄詔并河東罷鑄夾錫錢止用舊法鼓鑄重和元年權罷京西鑄夾錫錢繼以關中糴買用之通流復命鼓鑄專給關中夾錫行小民往往以藥點染與銅錢相亂河北漕臣張暈等嘗坐貶馬先是江池饒州建寧府四監歲鑄錢百三十四萬緡充上供衛舒嚴鄂韶梧州六監歲鑄錢百五十六萬緡充逐路支用建炎經兵鼓鑄皆廢紹興初併廣寧監於慶州併永豐監於饒州歲鑄總乃八萬緡以銅鐵鉛錫之入不及

於舊而官吏稍廩工一作之費視前日自若也每鑄錢一千率用本錢二千四百文時范汝為作亂權罷建州鼓鑄尋復舊泉司供給銅錫六十五萬餘斤六年歛民間銅器詔民私鑄銅器者徒二年頓饒二監新額錢四十萬緡提點官趙伯瑜以為得不償費罷鼓鑄盡取木炭銅鉛本錢及官吏闕額衣糧水脚之屬湊為年計十三年韓球為使復鑄新錢與廢坑冶至於發冢墓壞廬舍籍治戶姓名以膽水盛時浸銅之數為額浸漬銅之法以生鐵鍛成薄片排置膽水槽中鐵入爐三煉成銅片為膽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刮饒州興利場信州鉛山場各有歲額所謂膽銅也

宋史一百八十  
卷之六十三  
十一  
勞華寫



無銅可輸者至鎔錢爲銅然所鑄亦終及十萬緡二十四年罷鑄錢司歸之漕司二十七年出版漕錢八萬緡爲鑄本歲權以十五萬緡爲額復饒顛韶鑄錢監以漕臣往來措置通判主之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泉司不可廢復以戶部侍郎榮巖提領許置官屬二員二十八年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間銅器得銅二百餘萬斤寺觀鐘磬鏡鈸旣藉定投稅外不得添鑄二十九年令命官之家留見錢二萬貫民庶半之餘限二年聽轉易金銀算請茶鹽香礬鈔引之類越數寄隱許人告以李植提點鑄錢公事

植言歲額內藏庫二十三萬緡右藏庫七十餘萬緡皆至道以後數也紹興以來歲收銅二十四萬斤鉛二十萬斤錫五百斤僅可鑄錢一十萬緡諸道拘到銅器二百萬斤附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然拘者不可以常唯當據坑冶所產下工部權以五十萬緡爲額又明年統鑄及十萬緡今泉司歲額增至十五萬緡小平錢一萬八千緡折二錢六萬六千緡歲費鑄本及起綱糜費約二十六萬緡司屬之費又約二萬緡東南十一路一百一十八州之所供有坑冶課利錢木炭錢揚本錢約二十一萬緡比歲所收不過十



五六萬緡耳歲額金一百二十八兩銀無額以七分  
入內庫三分歸本司銅三十九萬五千八百斤鉛三  
十七萬七千九百斤錫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五斤鐵  
二百三十二萬八千斤比歲所推十無二三每當二  
錢十重四斤五兩小平錢十重四斤十三兩視舊制  
銅少鉛多錢愈缺薄矣孝宗隆興元年詔鑄當二小  
平錢如紹興之初乾淳迄于嘉泰開禧皆如之乾道六年併鑄錢  
司歸發運司尋復置八年饒州贛州復各置提點官  
以新鑄錢殺雜提點鑄錢及永平監官左藏西庫監  
官戶部工部長貳官責降有差九年大江之西及湖

廣間多毀錢夾以沙泥重鑄號沙尾錢詔嚴禁之淳

熙二年併贛司歸饒州慶元二年復禁銅器期兩月

鬻于官每兩三十湖州舊鬻監至是官自鑄之二年禁銷

錢為銅器者以遠制論爐戶決配海外復神泉監以所括銅器鑄當三

大錢隸工部舊額內帑歲收新錢一百五萬建江池饒四監

而每年退卻六十萬三年一郊又以一百萬輸三司

是內帑年總得十一萬六千餘緡而左藏得九十三

萬三千餘緡今歲額止十五萬而隸封樁者半內藏

者半左藏咸無焉又自置市舶于浙于閩于廣舶商

往來錢寶所由以泄是以自臨安出門下江海皆有



禁淳熙九年詔廣泉明秀漏泄銅錢坐其守臣嘉定  
元年三省言自來有市舶處不許私發番船紹興末  
臣僚言泉廣二舶司及西南二泉司遣舟回易悉載  
金錢四司既自犯法郡縣巡尉其能誰何至於淮楚  
屯兵月費五十萬見緡居其半南北貿易緡錢之入  
敵境者不知其幾於是沿邊皆用鐵錢矣淮南舊鑄  
銅錢乾道初詔兩淮京西悉用鐵錢荆門隸湖北以  
地接襄峴亦用鐵錢六年先是以和州舊有錢監舒  
州山口鎮亦有古監詔司農丞許子中往淮西措置  
於是子中以舒蘄黃皆產鐵請各置監舒州同安監  
蘄州新春監

黃州齊安監且鑄折二錢以發通司通領四監江之廣寧  
監與國之

大治監臨江之豐  
餘監撫之裕國監子中所領三監歲各認三十萬貫

其大小鐵錢令兩淮通行七年舒蘄守臣皆以鑄錢

增羨遷官然淮民為之大擾八年以江州興國軍鐵

冶額虧守貳及大治知縣各降一官淳熙五年詔舒

州歲增鑄十萬貫以三十萬貫為額蘄州增鑄五萬

貫以十五萬貫為額如更增鑄優與推賞御史黃洽

言興天下之利者不窮天下之力舒蘄歲鑄四十五

萬不易為也又有增鑄之賞恐其難繼詔除之八年以  
舒州水遠薪炭不便減額五萬貫明年又減十萬貫



字四百頁之三  
與蘄州並以十五萬貫為額十年併舒州之宿城監  
入同安監十二年詔舒蘄鑄鐵錢並增五萬貫以淳  
熙通寶為文光宗紹熙二年減蘄春同安兩監歲鑄  
各十萬貫嘉泰三年罷舒蘄鼓鑄開禧三年復之嘉  
定五年臣僚言江北以銅錢一折鐵錢四禁之時銅  
錢之在江北者自乾道以來悉以鐵錢易之或以會  
子一貫易銅錢一貫其銅錢輸送行在及建康鎮江  
府凡沿江私度及邊徑嚴禁漏泄及於邊界三里內  
立堠如出界法其易京西銅錢如兩淮例京西湖北  
之鐵錢則取給於漢陽監及興國富民監後併富民

監於漢陽監以二十萬為額前宋時川陝皆行鐵錢  
益利夔甘即山冶鑄紹興九年詔陝西諸路復行鐵  
錢十五年置利州紹興監鑄錢十萬緡以救錢引二  
十二年復嘉之豐遠邛之惠民二監鑄小平錢二十  
三年詔利州並鑄折二錢後又鑄折三錢淳熙十五  
年四川餉臣言諸州行使兩界錢引全籍鐵錢稱提  
止有利州紹興監歲鑄折三錢三萬四千五百貫有  
奇邛州惠民監歲鑄折三錢一萬二千五百貫今大  
安軍淳熙新興迎恩三爐出生鐵四十九萬五千斤  
利之昭化嘉川縣亦有爐新產鐵三十餘萬斤乞從



計字四百个  
鼓鑄嘉定元年卽利州鑄當五大錢三年制司欲盡  
收舊引又於紹興惠民二監歲鑄三十萬貫其料並  
同當三錢若四川銅錢淳熙間易送湖廣總所儲之  
後又交卸於江陵寶慶元年新錢以大宋元寶爲文  
端平元年以膽銅所鑄之錢不耐久舊錢之精緻者  
泄於海舶申嚴下海之禁嘉熙元年新錢當二并小  
平錢並以嘉熙通寶爲文當田三錢以嘉熙重寶爲文  
淳祐四年右諫議大夫劉噩言之言巨家停積猶可以  
發洩銅器鈺銷猶可以止遏唯一入海舟往而不返  
於是復申嚴漏泄之禁八年監察御史陳求魯言議

者謂楮便於運轉故錢廢於蟄藏自稱提之屢更故  
園法爲無用急於扶楮者至嗾盜賊以窺人之閭奧  
峻刑法以發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於錢之荒而不  
在於錢之積夫錢貴則物宜賤今物與錢俱重此一  
世之所共憂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嶽乘風駕浪深入  
遐陬販於中國者皆浮靡無用之異物而泄於外夷  
者乃國家富貴之操柄所得幾何所失者不可勝計  
矣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鑰器醴泉之樂具皆出於錢  
臨川隆興桂林之銅工尤多於諸郡姑以長沙一郡  
言之烏山銅爐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鵝羊山銅戶數



百餘家錢之不壞於器物者無幾今京邑鑄銅器用之類鬻賣公行於都市畿甸之近一繩以法由內及外觀聽聿新則鈺銷之姦知畏矣香藥象犀之類異物之珍奇可悅者本無適用之實服御之間昭示儉德自上化下風俗丕變則漏泄之弊少息矣此端本澄原之道也有旨從之十年以會價低減復申嚴下海之禁十二年申嚴鈺銷之禁及偽造之法寶祐元年新錢以皇宋元寶為文

志卷第一百三十二

志卷第一百三十四

宋史一百八十一

關府儀同三司桂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陸等奉

勅修

食貨下三

會子鹽上

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後富民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益州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從其議界以百二十五



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爲額神宗熙寧初立僞造罪賞如官印文書法河東運鐵錢勞費公私苦之二年乃詔置交子務于潞州轉運司以其法行則鹽礬不售有害入中糧草遂奏罷之四年復行於陝西而罷永興軍鹽鈔場文孝博言其不便會張景憲出使延州還亦謂可行於蜀不可行於陝西未幾竟罷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二十三界之數交子有兩界自此始時交子給多而錢不足致價大賤既而竟無實錢法不可行而措置熙河財利孫迪言商人買販

牟利於官且損鈔價於是罷陝西交子法紹聖以後界率增造以給陝西沿邊糴買及募兵之用少者數十萬緡多者或至數百萬緡而成都之用又請印造故每歲書放亦無定數崇寧三年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做川峽路立僞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四年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罷在京并永興軍交子務在京官吏併歸買鈔所時錢引通行諸路惟閩浙湖廣不行趙挺之以爲閩乃蔡京鄉里故得免焉明年尚書省言錢引本以代鹽鈔而諸



路行之不通欲權罷印製在官者如舊法更印改解鹽鈔民間者許貿易漸赴買鈔所如鈔法分數計給從之大觀元年詔改四川交子務爲錢引務自用兵取湟廓西寧籍其法以助邊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及更界年新交子一當舊者四故更張之以四十三界引準書放數仍用舊印行之使人不疑擾自後並更爲錢引二年而陝西河東皆以舊錢引入成都換易故四川有壅遏之弊河陝有道途之艱豪家因得以損直斂取乃詔永興軍更置務納換陝西河東引仍遣大臣二入監之八月知威州張持奏

本路引一千者今僅直十之一若出入無弊可直入百流通用之官吏奉舊並用引請稍給錢便用擢持爲成都路轉運判官提舉川引後引價益賤不可用持復別用印押以給官吏他無印押者皆棄無用言者論其非法持坐遠謫三年詔錢引四十一界至四十二界毋收易自後止如天聖額書放銅錢地內勿用四年假四川提舉諸司封樁錢五十萬緡爲成都務本侵移者準常平法政和元年戶部言成都漕司奏昨令輸官之引以十分爲率三分用民戶所有而七分赴官場買納由是人以七分爲疑請自今無計



以三十分之數並許通用願買納者聽民間舊以本錢未至引價大損故州官官錢亦減數收市今本錢已足請勿減數以祛民惑又請四十三界引俟界滿勿換給自四十四界爲改法之首而戶部詳度欲止行四十四界其四十五界勿印若通行及乏用聽於界內續增其新引給換之餘如舊鬻之或於給錢之所易錢儲以爲本移用者如擅支封椿錢法詔可靖康元年令川引並如舊即成都府務納換以置務成都便利歲久至諸州則有料次交雜之弊故有是詔大凡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新舊相因大

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及張商英秉政奉詔復循舊法宣和中商英錄奏當時所行以爲自舊法之用至今引價復平高宗紹興元年有司因婺州屯兵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執關於推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推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六年詔置行在交子務臣僚言朝廷措置見錢關子有司寢失本意改爲交子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於是罷交子務令推貨務儲見錢印造關



子二十九年印公據關子付三路總領所淮西湖廣  
 關子各八十萬緡淮東公據四十萬緡皆自十千至  
 百千凡五等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二年許錢銀  
 中半入納三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  
 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充會子輸左  
 藏庫明年詔會子務隸都茶場三十二年定偽造會  
 子法犯人處斬賞錢千貫不願受者補進義校尉若  
 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賞願補官者聽  
 當時會紙取於徽池續造於成都又造於臨安會子  
 初行止於兩浙後通行於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戶鹽  
 本用錢其路不通舟處上供等錢許盡輸會子其沿

流州軍錢會中半民間典賣田宅馬牛舟車等如之  
 全用會子者聽孝宗隆興元年詔會子以隆興尚書  
 戶部官印會子之印為文更造五百文會又遣二百  
 三百文會置江州會子務乾道二年以會子之弊出  
 內庫及南庫銀一百萬收之三年以民間會子破損  
 別造五百萬換給又詔損會貫百錢數可驗者並作  
 上供錢入輸巨室以低價收者坐之四年以取到舊  
 會毀抹付會子局重造三年立為一界界以一千萬  
 貫為額隨界造新換舊以戶部尚書曾懷同共措置  
 鑄提領措置會子庫印每道收靡費錢二十足零百



半之凡舊會破損貫百字存印文可驗者即與兌換  
 五年令行在權貨務都茶場將請弄茶鹽香礬鈔引  
 權許收換第一界自後每界收換如之其州縣諸色  
 網錢以七分收錢三分收會九年定捕造偽會之賞  
 淳熙元年詔左藏南上庫給會子二十五萬收買臨  
 安平江紹興明秀州額外浮鹽其齎到鈔錢令權貨  
 務月終輪封樁庫以備循環換易會子三年詔第三  
 界四界各展限三年令都茶場會子庫以第四界續  
 印會子二百萬貯南庫當時戶部歲入一千二百萬  
 其半為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萬流行於

外者總二百萬耳先宗紹熙元年詔第七第八界會  
 子各展三年臣僚言會子界以三年為限今展至再  
 則為九年何以示信於是詔造第十界立定年限慶  
 元元年詔會子界以三千萬為額嘉定二年以三界  
 會子數多稱提無策會十一界除已收換尚有一千  
 三百六十萬餘貫十二界十三界除燒毀尚有一萬  
 二百餘萬貫十二界四千七百餘萬貫詔封樁庫撥  
 金一十五萬兩兩為錢度牒七千道每道為錢官告  
 綾紙乳香乳香每套一貫六分湊成三千餘貼臨安府官  
 局收易舊會品搭入輸十一界會子二分十二界會子四分以舊



會之二易新會之一泉州守臣宋均南劍州守臣趙崇亢陳宓皆以稱提失職責降有差紹定五年兩界會子已及三億二千九百餘萬端平二年臣僚言兩界會子遠者曾未數載近者甫及暮年非有破壞塗汙之弊今當以所收之會付封樁庫貯之脫有緩急或可濟事有旨從之淳熙二年宗正丞韓祥奏壞楮弊者只緣變更救楮弊者無如收減自去年至今楮價粗定不至折閱者不變更之力也今已罷諸造紙局及諸州科買楮皮更多方收減則楮價有可增之理上曰善三年臣僚言今官印之數雖損而偽造之

券愈增且以十五十六界會子言之其所入之數宜減於所出之數今收換之際元額既溢來者未已若非偽造其何能致多如是大抵前之二界盡用川紙物料既精工製不苟民欲為偽尚或難之迨十七界之更印以雜用川杜之紙至十八界則全用杜紙矣紙既可以自造價且五倍於前故昔之為偽者難今之為偽者易人心循利甚於畏法况利可立致而刑未即加者乎臣愚以為抄捺之際增添紙料寬假工程務極精緻使人不能為偽者上也禁捕之法厚為之勸厲為之防使人不敢為偽者次也七年以十八

宋史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六 李京判



界與十七界會子更不立限永遠行使十一年以會價增減課其官吏景定四年以收買逾限之田復日增印會子一十五萬貫咸淳四年以近頒見錢關子貫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道準關子一貫同見錢轉使公私擅減者官以賊論吏則配籍五年復申嚴關子減落之禁七年以行在紙局所造關子紙不精命四川制司抄造輸送每歲以二十萬作四綱川引自張浚開宣府趙開為總餉以供糴本以給軍需增印日多莫能禁止七年川陝副帥吳玠請置銀會於河池不許蓋前宋時蜀

交出放兩界每界一百二十餘萬今三界通行為三千七百八十餘萬至紹興末積至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餘貫所貯鐵錢僅及七十萬貫以鹽酒等陰為稱提是以餉臣王之望亦謂添印錢引以救目前不得不為朝廷遠慮詔添印三百萬之望止添印一百萬孝宗隆興二年餉臣趙沂添印二百萬淳熙五年以蜀引增至四千五百餘萬立額不令再增光宗紹熙二年詔川引展界行使寧宗嘉泰末兩界出放凡五千三百餘萬緡通三界出放益多矣開禧末餉臣陳咸以歲用不足嘗為小會卒不能行嘉定初每緡止



直鐵錢四百以下咸乃出金銀度牒一千三百萬收  
回半界期以歲終不用然四川諸州去總所遠者千  
數百里期限已逼受給之際吏復爲姦於是商賈不  
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僅售百錢制司乃諭人除易  
一千三百萬引三界依舊通行又檄總所取金銀就  
成都置場收兌民心稍定自後引直鐵錢五百有奇  
若關外用銅錢引直五百七十錢而已嘉定三年春制  
總司收換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餘萬緡其千二百萬  
緡以茶馬司羨餘錢及制司空名官告總所搆金銀  
度牒對鑿餘以九十三界錢引收兌又造九十四界

錢引五百萬緡以收前宣撫程松所增之數凡民間  
輸者每引百貼八千其金銀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  
銀三分其金銀品色官稱不無少虧每舊引百貼納  
二十引蓋自元年三年兩收舊引而引直遂復如故  
昔高宗因論四川交子最善沈該稱提之說謂官中  
常有錢百萬緡如交子價減官用錢買之方得無弊  
九年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司言川引每界舊例三年  
一易自開禧軍興以後用度不給展年收兌遂至兩  
界三界通使然率以三年界滿方出令展界以致民  
聽惶惑今欲以十年爲一界著爲定令則商旅不復



懷疑從之寶祐四年臺臣奏川引銀會之弊皆因自  
印自用有出無收今當拘其印造之權歸之朝廷做  
十八界會子造四川會子視淳祐之令作七百七十  
陌於四川州縣公私行使兩料川引並毀見在銀會  
姑存舊引既清新會有限則楮價不損物價自平公  
私俱便矣有旨從之咸淳五年復以會板發下成都  
運司掌之從制司抄紙發往運司印造畢功發回制  
司用總所印行使歲以五百萬爲額紹興末會子未  
有兩淮湖廣之分其後會子太多而本錢不足遂致  
有弊乾道二年詔別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貫交子三

百萬止行使於兩淮其舊會聽對易凡入輸買賣並  
以交子及錢中半如往來不便詔給交子會子各二  
十萬付鎮江建康府榷貨務使淮人之過江江南人  
之渡淮者皆得對易循環以用然自紹興末年銅錢禁  
用於淮而易以鐵錢會子既用於淮而易以交子於  
是商賈不行淮民以困右司諫陳良祐言交子不便  
詔兩淮郡守漕臣條其利害皆謂所降交子數多而  
銅錢并會子不過江是致民旅未便於是詔銅錢并  
會子依舊過江行用民間交子許作見錢輸官凡官  
交盡數輸行在左藏庫三年詔造新交子一百三十



字四百八十一  
吳忠貞刊  
萬付淮南漕司分給州軍對換行使不限以年其運  
司見儲交子先付南庫交收紹熙三年詔新造交子  
三百萬貫以二百萬付淮東一百萬付淮西每貫準  
鐵錢七百七十文足以三年爲界慶元四年詔兩淮  
第二界會子限滿明年六月更展一界嘉定十一年  
造兩淮交子二百萬增印三百萬十三年印二百萬  
增印一百五十萬十四年十五年皆及三百萬自是  
其數日增價亦日損稱提無術但屢與展界而已初  
襄郢等處大軍支請以錢銀品搭孝宗隆興元年始  
措置於大軍庫儲見錢印造五百拜一貫直便會子

發赴軍前並當見錢流轉印造之權既專印造之數  
日益且總所所給止行於本路而荆南水陸要衝商  
賈必由之地流通不便乾道三年收其會子印板四  
年以淮西總所關子二十萬都茶場鈔引八十萬付  
湖北漕司收換輸左藏庫又命降銀錢收之五年詔  
戶部給行在所會子五十萬付荆南府兌換淳熙七  
年詔會子庫先造會子一百萬降付湖廣總所收換  
破會十一年臣僚言湖北會子初於隆興初迄今二  
十二年不曾兌易稱提不行詔湖廣總領同帥漕議  
經义利便帥漕總領言乞印給一貫五百例湖北會



子二百萬貫收換舊會庶幾流轉通快經义可行從之十三年詔湖廣會子仍以三年為界紹熙元年詔湖廣總所將見行及椿貯新舊會取數做行在例立界收換餉臣梁總奏自來不曾立界但破損者即行換易除累易外尚有五百四十餘萬見在民間行用乞別樣制作兩界印造收換從之嘉定五年湖廣餉臣王釜請以度牒茶引兌第五界舊會每度牒一道價十五百緡又貼搭茶引一千五百緡方許收買期以一月然京湖二十一州止置三場不便制臣劉光祖乃會總所以第六界新會五萬緡令軍民以舊楮二

而易其一繼又令軍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請手朝添給新楮十萬軍民賴之十四年造湖廣會子三十萬易破會十七年造湖廣第六界會子二百萬嘉熙二年撥第七界湖廣會九百萬付督視叅政行府寶祐二年撥第八界湖廣會三百萬貫付湖廣總所易兩界破會自後因仍行之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鹽鹽也鬻南海鬻并鬻鱸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引池為鹽曰



解州解縣安邑兩池墾地為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  
 鹽水耗則鹽成籍民戶為畦夫官廩給之復其家募  
 巡邏之兵百人目為護寶都歲二月一日墾畦四月  
 始種八月乃止安邑池每歲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  
 十席以給本州及三京京東之濟兗曹濮單鄆州廣  
 濟軍京西之滑鄭陳潁汝許孟州陝西之河中府陝  
 虢州慶成軍河東之晉絳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  
 北之懷州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南者凡禁榷之地官  
 立標識候望以曉民其通商之地京西則蔡襄鄧隨  
 唐金房均鄆州光化信陽軍陝西則京兆鳳翔府同

華耀乾商涇原邠寧儀渭鄜坊丹延環慶秦隴鳳階成  
 州保安鎮戎軍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北者顆末鹽皆  
 以五斤為斗顆鹽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  
 有三等至道二年兩池得鹽三十七萬三千五百四  
 十五席席一百一十六斤半三年鬻錢七十二萬八  
 千餘貫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解鹽請勿  
 通商官自鬻之詔以鼎為陝西制置使又以内殿崇  
 班杜承睿同制置陝西青白鹽事承睿言鄜延環慶  
 儀渭等州泊禁青鹽之後今商人入芻粟運解鹽於  
 邊貨鬻其直與青鹽不至相懸是以民食賤鹽須至



畏法而蕃部青鹽難售今聞運解鹽於邊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冒法圖利却入蕃界私販青鹽是助寇資而結民怨矣繼又有上疏言其不便者鼎請候至邊部幹運及乘傳至解池即禁止商販旋運鹽赴邊公私大有煩費而邊民頓無入市物論紛擾於是命判鹽鐵勾院林特知永興軍張詠詳議以為公私非便請復舊商販詔切責鼎罷度支使大中祥符九年陝西轉運使張象中言兩池所貯鹽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十貫慮尚有遺利望行條約真宗曰地利之阜此亦至矣過求增羨慮有時而闕不許

先是五代時鹽法太峻建隆二年始定官鹽闌入法禁地貿易至十斤鬻鹽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蠶鹽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上請三年增闌入至三十斤鬻鹽至十五斤坐死蠶鹽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裁自乾德四年後每詔優寬太平興國二年乃詔闌入至二百斤以上鬻鹽及主吏盜販至百斤以上蠶鹽入城市五百斤以上並黥面送闕下至淳化五年改前所犯者止配本州牢城代州寶興軍之民私市契丹骨堆渡及桃山鹽雍熙四年詔犯者自一斤論罪有差五十斤加徒流百斤以上部送闕下天聖以



來兩池畦戶總三百八十以本州及旁州之民為之  
 戶歲出夫二人人給米日二升歲給戶錢四萬為鹽  
 歲百五十二萬六千四百二十九石石五十斤以席  
 計為六十五萬五千一百二十席席百一十六斤禁  
 榷之地皆官役鄉戶衙前及民夫謂之帖頭水陸漕  
 運而通商州軍並邊秦延環慶渭原保安鎮戎德順  
 又募人入中芻粟以鹽償之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  
 為南鹽在陝西者為西鹽若禁鹽地則為東鹽各有  
 經界以防侵越天聖初計置司議茶鹽利害因言兩  
 池舊募商人售南鹽者只錢京師權貨務乾興元年

歲入總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三年數損十四萬請一  
 切罷之專令入中並邊芻粟及為之增約束申防禁  
 以絕私販之弊又之復詔入錢京師從商人所便三  
 京二十八州軍官自輦鹽百姓困於轉輸天聖八年  
 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為害博兩池積鹽為  
 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聽通商平估以售可  
 以寬民力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  
 制度因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輦  
 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  
 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



運有沉溺之患網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脰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錙不出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十月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行之一年視天聖七年增緡錢十五萬其後歲課減耗命翰林學士宋庠等以天聖九年至寶元二年新法較之視乾興至天聖八年舊法歲課損二百三十六萬緡康定元年詔京師南京及京東州軍淮南宿州

禁如舊未幾復弛京師榷法并詔三司議通淮南鹽給京東等八州於是兗鄆宿亳皆食淮南鹽矣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繇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為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慶曆二年復京師榷法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



市入官官爲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同華耀河中  
陝魏解晉絳慶成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  
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  
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久之東南鹽地悉復  
禁榷兵民輦運不勝其苦州郡騷然所得鹽利不足  
以佐縣官之急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  
踴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帑藏益虛太常博士范祥  
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嘗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  
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  
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是時韓琦爲樞密副使



與知制誥田况皆請用祥策四年詔祥馳傳與陝西  
都轉運使程戡議之而戡議與祥不合祥尋亦遭喪  
去八年祥復申其說乃以爲陝西提點刑獄兼制置  
解鹽事使推行之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  
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視入錢州  
軍遠近及所指東西南鹽第優其直東南鹽又聽入  
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爲鹽三十七萬五千  
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  
之役又以延慶環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  
姦人私以青白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



予券優其估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鹽之禁並邊舊令入中鐵炭瓦木之類皆重爲法以絕之其先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悉計直使輸虧官錢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虢解晉絳濮慶成廣濟官仍鬻鹽須商賈流通乃止以所入緡錢市並邊九州軍芻粟悉貿權貨務錢幣以實中都行之數年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中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皇祐元年侍御史知雜何郟復言改法非是明年遣三司戶部副使包拯馳視還言行之便第請商人入錢及延環等八州軍鬻鹽皆重損

其直即入鹽八州軍者增直以售三京及河中等處禁官鬻鹽而三司謂京師商賈罕至則鹽貴請得公私並貿餘禁止皆聽之田況爲三司使請又任祥俾專其事擢祥權陝西轉運使賜金紫服祥初言歲入緡錢可得二百三十萬皇祐初年入緡錢二百二十萬四年二百一十五萬以四年數視慶曆六年增六十八萬視七年增二十萬又舊歲出權貨務緡錢慶曆二年六百四十七萬六年四百八十萬至是權貨務錢不復出其後歲入雖贏縮不常至五年猶及百七十八萬至和元年百六十九萬時祥已坐他罪



貶命轉運使李叅代之三年遂以元年入錢為歲課定率量入計出可助邊費十分之八又之並遣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之弊滋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官課無慮百萬嘉祐三年三司使張方平及包拯請復用祥於是復以祥總鹽事祥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在嘉祐三年已前每券別請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鹽鬻京師皆虧失本錢請置官京師蓄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錢則官為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毋輒增損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為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兼領自是

稍復舊未幾祥卒以轉運副使薛向繼之治平二年歲入百六十七萬初祥以法既通商恐失州縣征筭乃計所歷所至合輸筭錢併率以為入中之數自後州縣猶筭如舊嘉祐六年向悉罷之并奏減八州軍鬻鹽價兩池畦戶歲後解河中陝號慶成之民官司旁緣侵剝民以為苦乃詔三歲一代嘗積逋課鹽至三百三十七萬餘席遂蠲其半中間以積鹽多特罷種鹽一歲或二歲三歲以寬其力後又減畦戶之半稍以傭夫代之五州之民始安青白鹽出烏白兩池西羌擅其利自李繼遷叛禁毋入塞未幾罷已而復



禁乾興初嘗詔河東邊人犯青白鹽禁者如陝西法  
 慶曆中元昊納款請歲入十萬石售縣官仁宗以其  
 亂法不許自范祥議禁八州軍商鹽重青白鹽禁而  
 官鹽估貴止人及蕃部販青白鹽者益衆往往犯法  
 抵死而莫肯止至和中國詔蕃部犯青白鹽抵死者止投  
 海島群黨為民害者上請嘉祐赦書稍遷配徒者於  
 近地自是禁法稍寬熙寧初詔淮南轉運使張靖究  
 陝西鹽馬得失靖指為欺隱狀王安石右向靖竟得罪  
 擢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諫官范純仁言賞罰失當  
 因數向五罪向任如初乃請即永興軍置賣鹽場又

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永興軍為鹽鈔本繼又增二十  
 萬四年詔陝西行蜀交子法罷市鈔或論其不便復舊  
 七年中書議陝西鹽鈔出多虛鈔而鹽益輕以鈔折  
 充糧草有虛擡邊糴之患請用交子法使其數與見  
 錢相當可濟緩急詔以皮公弼熊本宋迪分領其事  
 趙瞻制置又以内藏錢二百萬緡假三司遣市易吏  
 行四路請買鹽引仍令秦鳳永興鹽鈔歲以百八十  
 萬為額八年中書奏陝西鹽鈔利害及立法八事大  
 抵謂買鈔本錢有限而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賤而  
 糴貴故出鈔不可無限然商人欲變易見錢而官不

宋史一百八十一  
 卷一百一十四  
 十一  
 王英



為買即為兼并所抑則鈔價益賤而邊境有急鈔未  
 免多出故當置場以市價平之今當定買兩路實賣  
 鹽二百二十萬緡以當用鈔數立額永興路八十一  
 萬五千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熙河路五十三  
 萬七千永興軍遣官買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  
 西鹽鈔又用市易務賒請法募人賒鈔變易即民間  
 鈔多而滯則送解池毀之詔從其請然有司給鈔溢  
 額猶視其故九年乃詔御史劾陝西官吏止三司額  
 外出鈔十年三司言鹽法之弊由熙河鈔溢額故價  
 賤而芻糧貴又東西南三路通商郡邑權賣官鹽故

商旅不行今鹽法當改官賣當罷請先收舊鈔印識  
 之舊鹽行加納之法官書賣舊鈔其已出鹽約期聽  
 商人自言準新價增之印鹽席給符驗東南舊法鹽  
 鈔席總三千五百西鹽鈔席減一千官盡買先令解  
 州場院驗商人鈔書之乃許賣已請鹽立限告賞聽  
 商人自陳東南鹽席加錢二千五百西鹽席加三千  
 為易舊符立期令賣罷兩處禁權官賣提舉司賣鹽  
 並用新價錢承買舊鈔商人願對行筭請者聽官為  
 印識如法應通商地各舉官一負其鹽席限十日自  
 言乃令加納錢為印識給新引聽以舊鈔當加納錢



皆行之而別定官賣鹽地市易司以買鹽亦加納錢  
 舊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自仁宗  
 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推熙寧中市易司始推開封曹  
 濮等州八年大理寺丞張景温提舉出賣解鹽於是  
 開封府界陽武酸棗封丘考城東明白馬中牟陳留  
 長垣胙城甯城曹濮澶懷濟單解州河中府等州縣  
 皆官自賣未幾復用商人議以唐鄧襄均房商蔡郢  
 隨金晉絳魏陳許汝潁隰州西京信陽軍通商畿縣  
 及澶曹濮懷衛濟單解同華陝河中府南京河陽令  
 提舉解鹽司運鹽貨鬻仍詔三司講求利害鹽價既

增民不肯買乃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差  
 差買賣私鹽聽人告重給賞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  
 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然鹽鈔  
 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  
 備召陝西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公弼極言官賣不便  
 沈括為三司使不能奪王安石主景温括希安石意  
 言通商歲失官賣緡錢二十餘萬安石去位括在三  
 司乃言官賣當罷於是河陽同華解州河中陝府陳  
 留雍丘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鄆陵扶溝太康咸平新  
 鄭聽通商其入不及官賣者官復自賣澶濮濟單曹



懷州南京陽武酸棗封丘考城東明白馬長垣胙城  
韋城九縣官賣如故詔商鹽入京悉賣之市易務每  
席毋得減千民鹽皆買之市易務私與商人為市許  
告沒其鹽皮公弼鹽法酌前後兩池所支鹽數歲以  
三百三十萬緡為額又令京師置七場買東南鹽鈔  
市易務計為錢五十九萬三千餘緡三司闕錢請頗  
還其鈔令賣之於西買者其三給錢其七準沿邊鹽價  
給新引庶得民間舊鈔而新引易於變易詔用其議  
公弼請復范祥舊法平市價詔假三司錢三十萬緡  
市鈔於京師先是解鹽分東西西鹽賣有分域又並

邊州軍市芻糧給鈔過多故鈔及鹽甚賤官價自分  
為二於是增西鹽價比東鹽以平鈔法歲約增十二  
萬緡毋復分東西悉廢西鹽約束解池鹽鈔舊以二  
百二十萬緡為額轉運使皮公弼請增十萬以助邊  
糴至是又為二百四十二萬商人已請西鹽令加納  
錢使與新法價平元豐三年三司舉張景溫賣解鹽息  
羨進官賜帛明年權陝西轉運使李稷言自新法未  
行鈔之貴賤視有司出之多寡新法已後鈔有定數  
起熙寧十年冬盡元豐三年通印給一百七十七萬  
餘席而鹽池所出纔一百一十七萬五千餘席餘鈔



五十九萬有餘流布官司其勢不得不賤遂下三司住給五年戶部猶以鈔多難售歲給陝西車儲鈔二百萬裁其半然鈔多卒不能平價元祐元年戶部及制置解鹽司議延慶渭原環鎮戎保安德順等八州軍皆官自鬻以萬五千五百席為額聽商旅入納於八州軍折博務筭給交引如范祥舊法鹽價錢應償者以轉運司年額鹽鈔給之所鬻鹽錢以待轉運司糴買仍舉承務郎以上一員於在京置場以鹽鈔鬻見錢而輸之都監院庫遇給解鹽額鈔盡歸之本司毋更給轉運司他司皆毋得販易雖有專旨聽執奏

其已買鈔自本司拘之若民間鈔少或給本路緡錢即上戶部議鬻其鈔詔皆從之既而又以商人入納解鹽減年額買鹽費錢二萬七千餘緡增在京買鈔之本入中解鹽並効熙河鈔而價隨事增損以折澶懷滑州陽武鹽價定為錢八千二百時陝西民多以朴硝私煉成顆謂之倒硝頗與解鹽相亂紹聖三年制置使孫路以聞詔犯者減私鹽法一等坐之初神宗時官賣解鹽京西則通商有沈希顏者為轉運使更為榷法請假常平錢二十萬緡自買解鹽賣之本路民已買解鹽盡買入官培克牟利商旅苦之哲宗



即位殿中侍御史黃降劾希顏罪元祐元年京西始復舊制通商然猶官賣元符元年乃罷之永興軍渭州河北高陽櫟陽涇等縣如同華等六州軍官仍自賣鹽而禁官司於折博務買解鹽販易規利俄以水壞解池聽河中府解州小池鹽同華等州私土鹽階州石鹽通遠軍岷州官井鹽鬻於本路而京東河北鹽亦通行焉三年詔陝西轉運副使兼制置解鹽使馬城提舉措置催促陝西河東木柅薛嗣昌提舉開修解州鹽池崇寧元年解州賈瓦南北圓池修沼畦眼拍磨布種通得鹽百七十八萬二千七百餘斤初

解梁東有大鹽澤綿亘百餘里歲得億萬計自元符初霖潦池壞至是乃議修復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賀內侍王仲千者蓄其役以課額敷溢為功然議者謂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風須臾成鹽其利固博苟欲溢額不俟風日之便厚灌以水積水而成味苦不適口崇寧初言事者以鈔法屢變民聽疑惑公家失輕重之權商旅困往來之費乞復范祥舊法謹守而力行之無庸輕改雖可其請未幾蔡京建言河北京東末鹽客運至京及京西貸輸官錢六千而鹽本不及一千施行未久收息及



二百萬緡如通至陝西其利必倍議遣韓敦立等分  
 路提舉及鹽池已復京仍欲舊解鹽地客筭東北末  
 鹽令權貨務入納見緡無窮以收已功乃令解鹽新  
 鈔止行陝西五年詔鈔法用之民信已久飛錢裕國  
 其利甚大比考前後法度頗究利害其別為號驗給  
 解鹽換請新鈔先以五百萬緡赴陝西河東止給羅  
 買聽商旅赴權貨務換請東南鹽鈔貼輸見緡四分  
 者在舊三分之上五分者在四分之上且帶行舊鈔  
 輸四分者帶五分輸五分者帶六分若不願貼輸錢者  
 依舊鈔價減二分先是患豪商擅利源輕重之柄率

減鈔直使並邊糴價增高乃裁限之崇寧四年以鈔  
 價雖裁其入中州郡復增糴價客持鈔筭請坐坐大  
 利乃詔陝西舊鈔易東南末鹽每百緡用見錢三分  
 舊鈔七分後又詔減落鈔價踰五十者論以法及大  
 觀四年張商英為相議復通行解鹽如舊法而東北  
 鹽毋得與解鹽地相亂繼而有司議解池已復依舊  
 法印鈔請商旅已買東北鹽隨處官司期三日盡籍  
 輸官償其價隱匿者如私鹽法解鹽未到官鬻所得  
 東北鹽解鹽到即止已請鈔已支者悉毀已支未請  
 者聽別議在京仍通行其經由州縣鄭州中牟開封

宋史一百八十一  
 卷一百三十四  
 七  
 呈陳



府祥符陽武縣境內亦許通放而王仲千所請通入京西北路陳頴蔡州信陽軍權止之商旅已筭請東北鹽元指定東京未至者止令所至州軍批引其已入京未貨者都鹽院全袋拘買鬻之許坐賈請買碎賣政和元年詔陝西鈔依鈔面實價輒增減者以違制論未幾復以陝西通行鹽鈔舊雖約以銅錢六千為鈔面然鈔貴則入粟增多鈔平則入穀減少若限以六千陝西唯行鐵錢是鹽鈔一席得六千鐵錢斛斗矣深預公家其隨時增減聽之二年蔡京復用事法仍變改鈔不可用者悉同敗楮六年兩池漫生鹽

募人倍力採取且議加賞繼生紅鹽百官皆賀制置解鹽使李百祿等第賞有差七年議復行解鹽時童貫宣撫關河實主之詔解鹽地見行東北鹽復盡收入官官給其直在京於平貨在外於市易務椿管如解鹽法鬻之不自陳如私鹽法重和元年詔復行解鹽舊法踰年權貨歲虧數百萬貫又鈔價減落羅買不行三省趣講畫以聞貫遂請罷領解鹽俄而三省條奏舊東北鹽地客販解鹽立限盡鬻限竟鬻未盡者運往解鹽地踰者論如私鹽法京畿京西復置官提舉初崇寧中以鹽各利一方故解鹽止行本路東



南鬻海利博行於數路既復行解鹽商旅苦於折閱  
即改如舊慮商旅疑惑遂詔輸諸路鈔法更不改易  
扇搖者論如法仍倍之靖康元年解鹽鈔入納筭請  
並參照熙寧元豐以前舊法又增改解鹽及東北鹽  
地即商旅不願鹽則用鈔面請錢如舊法繼定每席  
鈔為八貫者盡收入鈔面其入納糧草者許直赴池  
請鹽省復入京批鈔之擾鬻海為鹽曰京東河北兩  
浙淮南福建廣南凡六路其鬻鹽之地曰亭場民曰  
亭戶或謂之窰戶戶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或折租  
賦皆無常數兩浙又役軍士定課鬻馬諸路鹽場廢

置皆視其利之厚薄價之贏縮亦未嘗有一定之制  
末鹽之直斤至自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至道  
三年鬻錢總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貫其在京東曰  
密州濤洛場一歲鬻三萬二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沂  
濰州唯登萊州則通商後增登州四場舊南京及曹  
濮濟兗單鄆廣濟七州軍食池鹽餘皆食二州鹽官  
自鬻之慶曆元年冬以淄濰青齊沂密徐淮陽八州  
軍仍歲凶菑乃詔弛禁聽人貿易官收其筭而罷密  
登歲課第令戶輸租錢其後兗鄆皆以壤地相接罷  
食池鹽得通海鹽收筭如淄濰等州自是諸州官不



貯鹽而百姓蠶鹽歲皆罷給然使輸錢如故至和中始詔百姓輸錢以十分為率聽減三分元豐三年京東轉運副使李察言南京濟濮曹單行解鹽餘十有二州行海鹽請用今税法置買賣鹽場其法盡竈戶所鬻鹽而官自賣重禁私為市者歲收錢二十七萬三千餘緡而息幾半之吳居厚為轉運判官承察後治鹽法利入益多六年較本路及河北買賣鹽場自改法抵今年有半得息錢三十六萬緡察居厚皆進官加賜居厚三品服詔運賣鹽錢儲之北京令河北都轉運使蹇周輔判官李南公受法于居厚行之

河北其在河北曰濱州場一歲鬻二萬一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棣祁州雜支并京東之青淄齊州若大名真定府貝冀相衛邢洛深趙滄磁德博濱棣祁定保定瀛莫雄霸州德河通利永靜乾寧定遠保定廣信永定安肅軍則通商後濱州分四務又增滄州三務歲課九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給一路而京東之淄青齊既通商乃不復給自開寶以來河北鹽聽人貿易官收其筭歲額為錢十五萬緡上封者嘗請禁權以收遺利余靖時為諫官亟言前歲軍興河北點義勇強壯及諸科率數年之間未得休息臣嘗痛燕薊之地



字四百个  
關四刊  
陷入契丹幾百年而民忘南顧心者大率契丹之法  
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  
許通商今若權之價必騰踊民苟懷怨悔將何及河  
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鹺煎鹽以納  
二稅禁之必至逃亡鹽價若高犯法亦衆邊民怨望  
非國之福乞且仍舊通商其議遂寢慶曆六年三司  
使王拱辰復建議悉權二州鹽入官以專其利都轉  
運使魚周詢以為不可且言商人販鹽與所過州縣  
吏交通為弊所筭十無二三請救州縣以十分筭之  
聽商人至所鬻州軍併輸筭錢歲可得緡錢之十餘

萬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人頓食貴鹽豈朕意哉  
於是三司更立權法而未下張方平見上問曰河北  
再權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權方平曰周世宗  
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  
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  
非再權乎且今未權而契丹盜販不已若權則鹽貴  
契丹之鹽益售是為我歛怨而使契丹獲福也契丹  
鹽入益多非用兵莫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  
用兵之費乎上大悟曰其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  
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下出也



字四百一  
上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  
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北京後父老  
過其下必稽首流涕父之緡錢所入益耗皇祐中視  
舊額幾亡其半陝州錄事參軍王伯瑜監滄州鹽山  
務獻議商人受鹽滄濱二州以囊貯之囊毋過三石  
三斗斗為鹽六斤除三斗為耗勿筭餘筭其半予券  
為驗州縣驗券縱之聽至所鬻州軍併輸筭錢即所  
貯過數予及受者皆罰商人私挾他鹽并沒其貲時  
知滄州田京與伯瑜合議上聞詔試行之踰年歲課  
增三萬餘緡遂以為定制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又  
請雍河北鹽詔提舉河北京東鹽稅周革入議將施  
行焉文彥博論其不便乃詔仍舊

志卷第一百三十四



守四十个

守四十个

十一

呈本册





